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六目錄

南道御史

張金陵

金忠

蔣誼

蔣欽

龔大有

陳傑

王宗茂

于有年

陸崑

王萬祚

吳興茅元儀 校

錢塘徐象標 梓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六

南道御史

監察御史張先生金陵墓表

倪謙

承翰張先生有用世之雄才而弗究厥施以歿此世
之人所以共惜之也惜其人則必求其志節之懿而
表著之斯不徒惜矣先生諱金陵姓張氏字承翰以
字行世居吉水文昌鄉西園生而氣質警敏不凡九
歲就學讀書過目成誦作詩對輒有奇句攻舉子業
師逸功倍先生長者皆器異之比長長身美髯丰度
英爽音如洪鐘言動磊落頎然偉丈夫也宣德壬子

中願天府鄉試明年中會試乙榜當外補召試內庭
與梁燦等十數人同披留俾冠帶進學成均蓋養成
其材將大用之也凡遇瑞應慶賀必製詩賦以進輒
蒙賜齎正統改元仍中會試乙榜以母老就職得授
應天府訓導在任以節道自重樂於啟迪親之者惟
然若挹春風瞻霽月也先生善屬文援筆立就作詩
歌藻思清逸論者以太白樂天擬之一時文價大振
求之者屢接外戶時總戎襄城伯李公尚書損齋黃
公南齋魏公深相推重恒延訪之乙丑秩滿被選理
刑內臺踰年拜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激揚清濁風

裁峻然都御史周銓所爲不法會同官劾之或有危
之者曰吾用盡吾職耳他非所卹也尋果爲銓黨所
排左遷柳州雷塘驛丞銓亦竟死於獄安遠侯柳公
總戎廣西以象州屢爲猺獞侵擾民無寧居會藩臬
重臣議起先生署州事先生爲立信設法揭榜撫諭
猺獞解散民遂生業景泰甲戌上計京師藩臬方交
章薦知太平府事遽以母喪去官矣遂歸家守制先
生舊有背疽疾已愈比服闋復發竟不治卒春秋五
十有六所著有南京文稿吟稿人瑞軒集藏於家父
伯穎號勿齋舉進士累官翰林脩撰先生爲人豁達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二十一
一
豪邁坦易無城府與人交傾倒盡底裏樂周人急
千金不惜人有患難必極力拯救之事親篤孝愛待
宗族鄉黨有恩義先生在京校謙在弟子列深學獎
許今不可作矣仰惟厚德曷勝永慨峻來京師泣謝
予曰先君之墓已有僉憲王公銘之矣然懸綽之石
未有文以刻敢以屬子謙於先生無能爲役則揭德
振潛當效執筆第媿文辭蕪陋弗克掄揚而義又弟
容讓也乃爲之表

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麗水金公忠墓志銘

李東陽

成化己亥閏十月七日金君尚義卒于遼陽君金姓
諱忠字尚義處州麗水人乾州知州諱善之曾孫封
文林郎監察御史諱叔度之孫雲南按察僉事致仕
諱愷之子今開封府知府致仕尚德之弟少從按察
公宦遊廣東甫就學撤簾去商販蘇松間年二十見
其兄舉進士復奮就學補雲和縣學生數年應貢升
國子生天順壬午舉鄉薦甲申登進士第會修英
廟實錄奉詔往應天太平寧國徽州諸府採錄事蹟

運簡試御史事于南京丙戌拜貴州道御史未上聞
按察公喪歸又喪母高宜人哀毀踰禮庚寅服闋上
京師卽上疏陳三事皆人不敢言者復除南京直星
變復具疏將上言愈切開封君作東甌童子篇遺之
乃止巡上江抵南康諸府法尚嚴肅沿江諸司各置
紙牌籍兵尅期更相考覈俾往來江上無虛日盜不
敢肆監南京內帑諸衛倉及象馬諸草場吏卒轉相
戒曰勿犯金御史攝雲南江西山東三道事劾大臣
不任者一人三載考績道得鼻衄至南京移疾不視
事因圖爲去計會臺檄遣巡盜蘇松諸郡君辭不往

都御史胡公敦勸之而行人謂君法太重執不變有
爲君所按者誣君事以奏遂逮捕君君聞命以妻子
屬其友陳御史直大曰吾不免矣自往就逮入錦衣
衛詔獄獄成特命戍遼東三萬衛君談笑就道意慨
慷如也時至遼杜門謝客有達官問所欲君謝曰此
正某平生所不敢爲者居六年病卒時諸子皆不在
側家人以冠帶服君君已不能言但搖首至再易深
衣乃一領而絕年四十有八君性剛斷負才氣見義
無所讓同邑進士吳榮卒貧不能舉君合賻治葬又
贈所弼田若干畝遺其家貢御史壁道死君具棺斂

歸其喪南京致賻以行遼有兄弟相仇者君諭第肆
兄及貧急又矜之所著在官有甕天稿三卷在遼有
東甌童子吟稿三卷廣惠集方一卷藏于家初祺方
娶十日聞父難亟來赴及君被謫兩上疏乞代父戍
不得自歸遼遼自爲狀述君事甚悉鳴治嘗謂予曰
尚我子矣

監察御史蔣公誼傳

陳鎬

蔣誼字宜誼別號未齋又號石屋居士晚號憨翁自
少穎拔書過目成誦八歲時鄉長老試以詩有青天
閣雨雲歸岫紫氣乘龍水入江之句咸以爲奇既長
從翰林劉士選先生學凡經傳子史星曆圖志百家
之書罔不旁通爲詩文援筆立就成化乙酉領鄉薦
明年登進士授杭州府推官廉公秉法先是於潛昌
化二大姓爭山地百餘頃累歲莫決官以昧敗者十
三人臺憲以委之遂斷其地餘官徵利歲損民賦錢
若干萬尋丁外艱居喪守禮服闋改紹興丁內艱服

閩改金華以治行卓異行取授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嘗按鳳陽諸郡風清弊絕值歲旱星變合同列疏時政缺失及劾大臣不職者多見承納在京諸司殿最例屬河南道考覈力振紀綱不少假貸爲戶部郎中谷至愚所訟繫獄久之丁未秋 今上登極肆赦旣出以疾卒年僅四十有九平生嗜學公退手不釋卷所著有經緯文衡續宋論紀竹石屋間鈔吹呖餘音慙翁新錄凡四十五卷太常陳師召先生銘其墓曰豐其畜節暢其施胡宰物者之不可知然立言足以不朽奚必位台鼎而壽期願予銘其墓

以軒士大
人之悲

前御史蔣欽

實錄

光祿寺少卿蔣欽蘇州府常熟人武宗朝爲南京陝西道御史同官任諾等劾逆瑾擅權亂政被逮下錦衣衛拷訊諾等氣沮而欽獨抗言不屈卒拷死瑾誅贈光祿寺少卿嘉靖五年上允言官請命所在立祠祀之而廢其子浣入監嘉靖十八年十月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蕙復以祭葬請特命給之

南京監察御史蔣欽字子修有剛直名正德初元偕同官十三人上疏論時事方夜屬草燈下聞遙遠聞鬼聲戢戢子修自念此疏一上且撥奇禍彼鳴者將

非吾先人之靈念覆後胤欲以尼吾事乎因起視曰
儻是吾祖宗何不厲聲告我言未畢聲四振於壁子
修嘆曰吾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緘默負國爲先
人羞亦均於不孝矣因奮筆曰死卽死耳不可易也
聲遂止疏上與同官皆坐逮被杖創甚諸人或迎醫
飲藥子修獨曰吾得死所矣竟不療治而卒天下傷
之子修吾蘇之常熟人弘治丙辰進士

南京浙江道監祭御史澗松公大有墓志銘

王以旂

公諱大有字士謙別號澗松其先江西人宋宣慰使諱陸三者從高宗南渡道出毘陵卜居梅塘里數傳入國朝爲望族諱銘可者爲縣簿卒於官其妻石氏奏乞驛傳歸櫬表其里門曰龔巷至今故官資給疑昉於此諱衡可者爲山東費縣令生二子孚采采卽公之高祖也曾大父諱禮洪大父諱瑛有丈夫子二人長諱詵是爲公父邁德懋學領成化丙午鄉薦累科弗第齋志以歿公自少穎敏不羣服膺庭訓年十

六入試場屋補郡庠廩生與諸弟大邦大用大倫大稔爭相濯磨譽隆吳下公首登第筮仕巖邑惠政宜人強梗從化屢被觀風者旌薦擢任南臺巡視倉場照刷光祿文卷剗剔姦弊殆盡歲己卯奉勅江西濟戎道聞宸濠不軌地方諸臣尚未奏報公卽飛章具達朝廷始得正名討賊 武廟有龔御史何如人之問尋罷清戎還南臺益共乃事權姦江彬從吏 先帝南巡駐驛留都政厯情遏人心洶洶公憂廢寢食倡謀合臺固請回鑿又欲以笏擊姦邪不果人多壯之庚辰復奉勅清理屯政舊田多爲豪強漁獵聞公

下車悉首正莫敢隱匿由是怨興謗生辛巳夏例當
考察坐謫去任公拂衣徑歸曰吾年已逾知命安能
以筋力爲人盈縮懇乞原官致仕詔特許之熨恬退
也欣然家居日課耕讀暇則拉二三朋舊尋幽探勝
嘯詠酣暢絕口不言世故或勸其出仕輒不應微曰
吾將留不盡者以遺吾子孫耳性好儉約自奉未嘗
過豐拳拳戒子孫勿以奢敗尤喜講學見姻族子姓
質美可進者輒命題呈稿親加點竄略無倦容以故
士多成材公弟大倫中壬午鄉試從弟大稔登辛巳
進士官至憲僉雖俱已卽世然公教在家庭尚發

也嘉靖丙申以疾卒春秋七十

南京湖廣道御史陳傑傳

柯維祺

陳傑字國英號方巖世居金橋曾祖瑒廣信府推官
祖讚父曰漸俱教諭傑登正德戊辰進士授景寧縣
知縣潔已惠民民咸戴之有巨猾陳盪怙富武斷爲
鄉黨傑置之法盪行賄上司誣傑于理閩縣父老奔
走號訴至願爲侯死郡守劉斐率僚屬皆同時掛冠
去盪竟坐誣而傑得白還任甲戌徵拜南京湖廣道
監察御史景寧人爲樹去思碑塑生祠祀之時王陽
明講學南都傑從之遊嘗奉差遣部內不肖吏雖善
結援營護無倖免者其語諸生曰辨義利審真僞斯

爲聖賢實學彼科舉特筌蹄耳所奏若干疏皆切時
務旣滿考念父暮齡遂疏病歸養踰年父卒送終盡
禮旣葬猶廬于墓經時乃返事庶母撫二庶弟咸盡
誠服食糲淡行里中不假輿無書抵公府姻族亦不
敢以貨干履規道矩蓋持之終身家居凡九年卒得
年僅五十有六陽明嘗稱其篤信好學高潔自守其
不誣矣潘臬知之者爲營葬督學潘瓚爲題其墓曰
孝廉先生巡按聶豹施山先後疏請依御史陳茂烈
例旌表弗果行

御史王公宗茂傳

胡直

王宗茂字時育其先曲阜人當元末有仕德安路總管者遂留家京山宗茂幼聰慧有殊質登丁未進士物授行人司行人奉使祭葬魯府封晉府晉南京廣東道御史是時大學士嚴嵩在相位日久縱子世蕃賣官鬻爵賂遺珍玩四面而至連引阿黨布列要津朝政濁亂軍民困窮灾害並至公時在南道上疏數嚴嵩罪惡有云嵩本以邪媚諂諛之徒濟以寡廉鮮耻之行陛下入其術中致位極人臣久持國柄凡有奏請多資其判決一應陟降問出其周全雖係三

尺之孫亦霑一命 陛下待之無以加矣固宜靖共
爾職用酬殊遇尚懼至德之莫報也乃根蒂盤固氣
焰熏灼作威作福一無忌憚以總貨爲長策以彌縫
爲嘉猷備縉紳之所惡以爲智巧冒往昔之所戒以
爲行能賅通萬國寃舍九地引用奸邪以爲羽翼大
小臣工半出其門使中外唾罵人神怨恫雖唐之楊
國忠宋之秦檜嵩將大有甚焉如吏部者銓選黜陟
之司也嵩撓吏部之權則每選額要二十員名州判
三百兩通判五百兩天下名區聽其揀擇自州判而
上以至二司雖間多恬退而奔競其門者每年生且

不分遠近皆來稱壽折段銀皆百兩有餘該部非不知其柄之顯移也一不從則禍立至孰肯犯其怒耶兵部者將帥邊陲之管也嵩撓兵部之權則每邊亦額要十餘員名管事指揮三百兩都指揮五百兩三邊要地不計匪人自指揮而上以至總兵總不無安靜而感其私恩者至於歲時皆來叩頭果價或至千金該部非不知職之不專也一不從則禍立至誰敢當其鋒耶卽二部而諸部皆然臣獨舉二部者例其餘耳此嵩誤負之罪一也如應天府監生滕應表借刀琛銀五百兩充爲饋送除廣東德慶州判官未及

到任物故此債尚未償完至今告追不息臨江府富
豪游桂三逃罪來京潛住考功司員外郎萬家私宅
一月用銀二千餘兩家恃鄉曲親百計求免家既由
賂而能脫人則由賂而能官人可知卽今外官之陞
不必稽其器能察其勞考但視禮物之豐菲書疏之
疎審是以端方之士或不得爲 陛下之用矣此嵩
誤負之罪二也如己酉年因人論劾自分莫逃欲潛
出家屬回籍其財物不暇殫述但聞治裝之時有一
家人請檢點金銀器皿紀入庫之數前列數十卓嵩
坐於後愈出愈奇惟見卓之前增椅之後退也有一

門官竊視其間云法藍金銀美人高二尺五寸許者
并金銀溺器狼籍卓下皆雲南之物遠集於此不知
陛下宮中亦有此器否耶此嵩誤負之罪三也如袁
州府分宜宜春等縣其膏腴田產投獻地宅不遑悉
數聞相府之後別置庫室皆積石灰云內皆珍寶
尺旁砌大石上布堅板盈室皆積石灰云內皆珍寶
金銀器物其成錠金銀并賞賜銀兩猶不在是此其
深藏貽遠竭盡心力以此而謀國何不臧之有此嵩
誤負之罪四也如所蓄家人五百餘名并袁州所屬
皆冒伊親名色絡繹水陸其供應舡隻馬匹月無虛

時少有遲緩卽細打需索雞犬不寧小民無由申控
官司不敢阻當雖運糧舡亦讓其先過至於開壩商
舟無不被害卽今徐淮地方驛門盡閉過客有關文
者惟在門樓垂繩上下蓋懼狼僕鄉里之擾也此嵩
誤負之罪五也如 陛下所食大官滋味不過數品
天下臣民無不知之蓋不極玉食以費天下也嵩除
陛下賞賜膳盒之外凡窮海之腊極陸之毛絕域之
所產罔不畢至以供宴飲是九夷四方之待嵩有甚
於 陛下也謂國家之事皆由於彼也此嵩誤負之
罪六也如往年虜犯京畿正主憂臣懼之日臥薪嘗

膽之時嵩不惟漫無禦備之策尚有乘時之索謠云
虜寇在門前宰相還要錢雖北狄亦謂之可謂國有
人乎都人兒童審聞其黷貨病困之久亦爲謠曰介
溪介溪好不知幾禍福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
遲蓋嵩積惡貫盈負恩賣國不能假手於 陛下而
但願假手於上天也爲人臣子致人怨惡之極無可
奈何而求乞降災於天其惡可想已此嵩談負之罪
七也如 陛下近因邊鄙多事太倉空虛雖各處王
府苟有羨積亦奉表輸納以助軍需蓋臣子之分所
宜爾也王府於 陛下有骨肉之親嵩於 陛下有

股肱之託若存一毫愛國之心當不知何如爲裕國
謀矣而乃因 陛下不信人言縱欲豁整自爲編修
以迄於今聚類養惡凡爲乾兒子三十有餘臣不敢
毛舉若尹耕梁紹儒之類則其已敗露者也卽其已
敗露者如此而未敗露者可知此皆衣冠之盜獸心
之人其狐因城貴鼠憑社黠肆毒稔害不可勝述夫
富貴者人主之操柄而嵩之能貴人富人如此則其
柄不由於 陛下矣此嵩誤負之罪八也嵩之欺天
罔人雖汗南山之竹不足以紀其惡蘇張之口不能
以言其詳而其尤大彰明較著痛恨太息於天下者

茲其梗槩耳臣惟 陛下臨御以來吏稱其職民安
其業海內殷富四海向風何至邇年百物虛耗軍民
窮困南征北伐殆無寧歲乎蓋天下之所恃以久安
長治者財也兵也不才之文官以賂而出其門則剝
民脂膏去百而求償其千去千而求償其萬黎民喪
何而不困不才之武官以賂而出其門則侵漁百姓
或支不及其時或散常非其數軍士安得而不弱積
漸至今天下之民竭其地之出不足以勝其求彈其
廬之人不足以免其禍征誅之酷弄及鷄豚嗟怨之
聲徹於蒼昊以公家之賦稅有常數而私門之苞苴

無休時也不然則臣前所謂數十卓之器皿五間庫之深藏豈神輸鬼運哉官做之民而又納之於嵩也嵩之授受若固有之不甚愛惜不知筆楚之苦膏血之剝一路之哭向隅之悲儻 陛下聞之亦不能不愴然動心矣臣惟邇者各處地震由臣下專權之徵也而所謂專權者寧有出於嵩之右者乎 陛下用嵩將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而至於傷天地之和招怪異之至何取於嵩而信任之哉臣聞 陛下帑藏不足支諸邊五年之費而嵩之積蓄可以贖諸邊數年之需是不惟孔子所謂富於周公而且富於 陛

下矣夫 陛下以四海爲富豈真不知嵩哉蓋 陛下積而有施而嵩獨積於無用祇見其多而爲害之甚耳 陛下與其爲賣官鬻爵之令以助邊用盍去此蠹財惑衆之臣以全國之元氣乎臣又聞數年以來忠諫之士敢怒而不敢言者由嵩交結足以售其姦陰險足以肆其毒未爲朝陽之鳳卽爲立仗之馬不爲廷杖之鬼則爲遐徼之卒苟有身家之念孰肯犯大難之端爲此無用之言以賈必死之慘哉是以卷舌而長吁結氣而有待也臣爲行人時每聞臣庶言及切齒腐心久矣彼以尚非言責思懼出位趨蒙

擢用待罪南臺幸厠當言之例遭遇受言之君既知
姦慝復爲緘默則臣尸位素餐之罪旣不可逭而國
家言官之置不如刻木爲人而列之朝且無食祿之
費矣臣非不知蒿日薄西山暴虐無幾然一日業乎
其官則一日流毒於民 陛下爲三皇五帝之隆而
容此共工驩兜之屬以月恒日升之聖而矐此朝不
謀夕之姦臣不知天下後世將以陛下爲何如主也
臣非不知儉人無才不足以勸人主一爲所勸非疎
逸之臣未孚之言所能勝也然進言在臣聽言在君
不敢逆睹其不聽而不進也臣非不知左右前後皆

嵩腹心一言浸潤密啟妄瀆刀鋸伏焉臣亦盡其言
職耳其他不暇顧也臣父母垂老妻子俱少非不知
承歡膝下樂其妻孥之爲快也臣死之後父母失養
妻子零丁孤苦有甚於天下臣民罹嵩之害者然時
事至此殊非太平之象將爲戎馬之場臣且舉家焚
燎自經林木有甚於失養孤苦者此時若用微臣之
言猶爲不遠之復則臣之父母妻子享安寧之福有
甚於臣之生矣臣以一死而易天下之治父母妻子
之安顧不爲歟夫嵩之血氣旣衰愈得而愈無厭者
尚能持之入地下乎爲後計也臣亦人也寧無計後

之心而犯陛下之怒欲去必不可去之姦以取必不可生之辱雖後亦不遑計者良以世受恩榮作養之遠每欲捐軀以報陛下之知遇復敢畏死而當言不言也哉臣犬馬之誠誓不復綴班行之後以累乎明之治伏乞俯鑒臣言將嵩速賜罷黜以謝陛下并究臣不當許大臣之罪以謝嵩則臣隣幸甚天下幸甚再照吏部爲百官之長四司爲衡鑑之公衡不平則輕重叢鑑不空則妍媸溷尤不可使一壬人廁乎其間者也宋旣以奔競而爲中書復假權勢而入吏部玩法干紀肆行無忌中外金帛悉歸其家以嵩

之奸佞欺負而乘又以邪僻濟之則寵賂之彰國家
之敗臣不知其所終矣况頃朝覲在邇冠裳成集似
此壬人儉夫必善潛要詐索尤不可以一日居乎其
位以妨賢哲之路者也伏乞勅下該部并將萬家亟
爲罷斥別選正人以充斯任庶名器不濫而官箴以
肅奸慝用懲而蠻方可遏矣臣感激於衷不識忌諱
冒昧上言疏入謫平陽縣丞尋丁父憂還四十一
年卒今奉詔卹錄贈光祿寺少卿

南京廣東道御史贈光祿寺少卿紅塘王君墓

志銘

王世貞

余之京山蓋有御史王宗茂墓云而王君之墓木朽矣而猶未有志若銘其子玉泣而請曰以有待也蓋手狀而授余夫微狀余固知王君當君之試爲御史也在嘉靖中而相嵩方貴幸以其子世蕃恟喝中外百司挾其賄巨萬虜闖入至都門外而相嵩賄益甚乃郎中學詩御史錦以後先論嵩逮褫職王君奮上書撻嵩誤國負主八大罪罪皆有指是時上不能無動而外難相嵩顧召當制大臣諭且薄君罪得爲溫之平陽丞自君謫而相嵩益盛至出人主上而其子世蕃益用事嵩柄爲奪諸論嵩父子而逮者非死

則亦成禍加慘於君矣君之丞平陽務爲精勤解職
不少見遷人態而其所辨誣良民爲烏寇導者三十
餘人卽上官爲君屈君又厲禁其棄女者居半載而
全女口二千餘女長冒君姓或以君舊官爲小名俄
丁母郝夫人憂歸是時君文布政公橋領廣右伯重
於朝嵩以君故甘心焉罷歸君內哀傷郝夫人而外
恭養布政公進而晨暮嚶嚶奉食不收以瘠見也退
而哽咽幾絕者數四布政公老且病深居咄嗟時時
及出處不能無嫌君諱俟其解而後雜他權端以薦
久之布政公亦竟不起君自是摧毀無復意人間矣

天子尋用御史言斥相嵩戍其子而君以哀憤積成疾卒相嵩罷與子戍卽君卒之日而君竟不及知也當屬纊語不及私唯曰上活我無以報上恩嬾某從子玉前泣請訣君正色曰卽某不肖而終兒女子手耶手揮扇自若頃之目遂瞑君卒之三載而上僂相嵩子籍其家嵩寄食民舍以死然外尚諱君直不爲旌而至穆宗初始下制褒贈君光祿寺少卿少卿五品法不得子葬祭諸視君而加慘其生存者暴起至九列而見法者賜諡錄一子春秋祠祀勿絕君獨寥寥至今也夫君不愛死論劾相嵩反復以身

爲喻甚哲獨能動人主以薄譴而至嵩籍金寶珍異
過天府按君疏若薄亾不酬然不能回人主之惡而
爲好天之獨薄君以謫疑若爲君厚者然不令君一
快志於相嵩之敗又不令從諸君子與觀昌大之會
而至褒卹之典去諸君子歿者又倍從也嗚呼天人
之際固難言哉君生貌寢善談笑與人處爽朗無他
賜所爲詩文授筆立就善騎射於書靡所不窺然略
知其指弗肯竟舉於鄉凡五上春官輒不利矻矻不
少阻最後成進士爲行人使魯晉二國却其餽御史
南京僅三月丞平陽倍之人呼爲青天王或太平王

而於其行泣而送者溢道路奉布政公指撫教其弟
俱成立布政公素嚴難事卽君已五十餘猶宛然孺
慕也唯王氏之先代有聞人布政公與其弟太僕公
格俱以直道自致爲時名臣至君而加顯矣君字時
育別號虹塘山人其生以正德辛未卒以嘉靖壬戌
春秋五十有二王子曰余讀隆慶初考功令而惜之
御史業已驗若著蔡而胡隴匱一五品爲壅闕 明

主湛恩也且夫旌諫臣宜第事可否不宜獨第禍雖

繁所以爲御史足矣何所事此是宜銘銘曰

諫而

復全之 尋庸汝言而使汝不及知時汝
報而遂止於斯天耶人兮嗚呼噫嘻

文林郎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前渚于公有年

墓志銘

于慎行

于公諱有年字時泰前渚其別號也上世萊掖邑人
國初以趙衛間被兵空虛徙海上人姓實之曾祖常
遷臨清之梨園屯家焉是生祖通通生父魯先娶潘
繼杜生公公少有穎資而器度凝重不妄笑語識者
嚴之嘉靖甲子舉山東省試隆慶戊辰成進士授揚
州府推官以內艱去起補常州又以外艱去起補懷
慶凡滿六年考使者奏公治行疏二十餘上矣萬曆
庚辰召拜南臺御史公爲人風格雋爽才識絕羣而

心地坦夷不爲城府其任理官決疑亭法務在審慎
所讞稱平其時政令嚴切郡國奉行率務橋虔取名
相高以尅核而公爲法吏從直指按部獨用平恕寬
和無所侵冤權相制政宵人附離者爭招延海內士
以植私黨士亦多趨走之公獨不爲私謁以是僅得
南臺時論重焉巡視京營及鳳陽等倉簡練將卒嚴
覈出納具有成效前後所條疏十餘皆關大計其要
者在馬政初江北諸省民間畜馬歲課其息息不中
程更買以賦後稍取直輸太僕而令養母馬自若民
問若之公請令諸省各計一歲中賦馬之數定其直

與道里費算入租稅徵而使太僕歲數見馬以多少
裁其本折須馬則吏代買卽取其直輒以所徵輸入
民間養母馬盡斥賣罷除之無有所與 上嘉其策
行焉江陵旣敗有執法大臣某故常私比爲奸利而
與後政有連衆雖指目之未收發也公毅然具疏劾
大臣某當罷狀有旨譙公以非所宜言大臣某亦遂
去矣武林兵變公疏畫綏輯事宜大指在解網肆赦
無治脇從部如其言以覈屬有星變陳天人感應之
際災異所繇其說甚具爲御史五年辭猷日著諸公
交譽之屬有脚疾不能自力告歸以萬曆丁亥卒距

生嘉靖乙未得年五十二歲公居家廉儉服食器用
無所修飾其在里閭屏去御從與諸生父老遊如平
生歡值歲不登糴穀百石以贍里人內外宗黨貧者
爲買田分給多或數十畝少亦十餘畝間左或欲流
亾輒慰止振貸之里人德焉公平生修潔冲和恬於
聲利處已當官踐踐有繩矩而外不爲邊幅可謂有
道仁人矣位不盡材年不酬德天寧可問乎哉予讀
史東海于公治獄多陰德子孫貴顯封侯傳世于宗
率出東海公豈繼延平而興者邪毋論三爲司理所
平反不可計卽馬政一疏江北河山之間所保全細

民家室以千萬數豈特一獄吏之仁哉吾議於此俟
公之昌後考焉

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陸公崑墓表

呂栢

君諱崑字如玉姓陸氏湖州歸安叢桂坊人也父震
仕爲廬州知府配毛氏實生君在姪七月稟受甚弱
比長氣宇清瑩疆直過人爲諸生篤志儒業不問寒
暑及父母偕亡毀瘠骨立悲感里閭時三弟崧崧崧
年並少家亦就圯君與其配童孺人竭力拮据撫育
諸弟咸令就學比弱冠皆與授室遂偕季嵩鄉會二
試同登前列君旣謁授直隸清豐縣知縣乃益力行
所學効諸政理鸞鳳柔良鷹鷂恭悍各稱其施三年

考績監司交薦至厯璽書有愷悌臨民清嚴律已之
褒而考妣二人亦獲追贈矣已而擢南京河南道監
察御史適 孝皇下詔求言遂條陳十有二事皆閔

切時政不詭於經多見采納正德丁卯間逆瑾恣橫
流毒縉紳君上疏列其奸狀逮下詔獄乃得釋未幾
追理前事復就逮加杖放歸田里庚午八月瑾既伏
誅詔復原職致仕遂隱居衡山遷居處玉屏徜徉山
水矢口不談世事及今 上初政詔下錄用會有阻
者弗果召君材高學博有志體國雖在泉石間猶請
正禮樂竟格弗行嘗自撰壙記曰生平好義重禮忠

介孝友處家行已俱有矩度接物待人洞見表裏但
嫉惡太甚齟齬于時其一時名公鉅卿如鄒公軒陳
公仁王公守仁諸賢或稱其練達敏銳或期其進於
聖賢不遠嗟乎使君獲大展所蘊其樹立當未可量
乃竟齋志以死不亦可傷哉

王二固侍御傳

郭一鷄

王公諱萬祚字君錫號二固浙台州臨海人公生而
色黧體貌樸古氣骨稜厲爲諸生時治經術有聲尤
長于詩脩身潔行若而年睹公面者僉以異日鐵面
柱史期之乙未釋褐筮仕太平當塗令甫至先問大
姓主名爲邑積患者得若干人忿法治之諸豪有力
爲之屏息至革羨耗以防積習之侵漁嚴保甲以杜
濱江之竊發諸所勞績迄于今爲當塗永賴服閭稱
河南汝陽敷政肅法令門以內米清門以外春盜亦
若令當塗時惟是汝陽重災後公單車問民疾苦爲

請命兩臺盡緩得已額征一切起運難緩者尤悉心
調停慰撫民咸感激勇於公賦怯於私鬪卽中州甯
訪徒黨甚盛公廉訪得實不少寬假于是習姦者如
距斯脫公用治廉平不苛聞以異等授南京福建道
御史所至風節矯矯彈劾不避時貴痛斥自設藩離
中人每疏上南北爭傳疏至疊疊百千言而公忠憤
肝膽猶若有未盡吐何翫辭甚也巡城城治姦人至
引避相戒謂勿犯鐵面王領差下江一奉 聖書從
事先訪治巨室豪門得一二羣不逞者懲以法綽有
理論風采云至犯而戡儆者直置不問江表益用澄

清差甫報竣而公逝矣惜哉未究公之大用也其鄉
良有司暨學使者素欽風節旋舉公俎豆祁邑庠間
予子一人奉祀青衿益徵士論之公所著有留都疏
草及詩樹瓢鳴行於世

王二固侍御疏稿序

黃汝亨

余于古人中每慕汲長孺寇萊公趙清獻包孝肅一
輩人我明如海忠介龐中丞庶幾匹之而今乃得吾
年友二固王子王子性忠鯁赤心鐵而自微拜為留
都侍御史其夜之所思晝之所為無念不以除殃疢
善鋤姦匡正安社稷保生靈為汲汲亾論權斧所指

有埋輪破柱歛手避驄之風裁而值此薦紳比肩共
戴之朝至于水火其形玄黃其血士大夫弱者噤口
庸者歧足巧者如黃悍者如鷲賢者仰屋浩嘆如飄
風疾雨之至而王子獨立敢言率先衆正一無所回
顧南中清議所出盈庭之訟眎爲輕重王子一出人
人亾不降色輸心奉爲九鼎者今其疏禍若干章具
在也素所蓄積畢之靖獻而經術世務洞然胸中足
以稱志展筆讀其辭披瀝心血百折九迴若惟恐其
言之不暢事之罔濟者不知者嫌其過于憤激而其
冲則無爲而爲豈推爵祿不入于心卽一切非譽禍

福置之度外真古所稱準繩之官直方其道者已識
者謂王子浩氣嶽立天必長永其年以砥柱中朝益
樹鴻鉅之業奈何令此人死也王子在南中婦人小
子皆呼之爲閻羅士君子稱之爲龍圖老子其歿也
悲痛嘆息之聲自負販而冠蓋如出一口歿之前一
日猶據座批案背地方憂切事旣歿吾輩人哭于時
寒風臘雪猶以敝焦紗爲帷所覆布被陳絮而已索
中如洗至無以爲棺歛同官周注諸公儉其贖錢餘
餉則已先期悉括其數下郡縣令買穀貯庾備賑濟
以報嗟乎王子介至此乎如此而有言豈肯尸位耶

筆含垢揚清又豈區區以小忠小廉買名聲于朝而
盡言以翹人過者同日語哉嗚呼王子殆以汲寇趙
包諸公之直節而總賈生蘇明允之文采所謂千載
上人凜凜猶有生氣者王子不死矣王子兩爲今有
德政所作詩英辭勁骨詞人所不及彙在別集不具

論云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七目錄

通政司

掌司事尚書

張文質

鄭紳

掌司事侍郎

李致省

謝宇

沈祿

通政使

賀銀

李錫

柴義

楊載鳴

汪宗元

李際春

左右通政

趙居任

陳嘉猷

劉文

徐世英

趙侃

杜明

党承志

李秦

左右叅議

趙昂

王登

張龍

張寰

張選

王汝言

趙邦柱

南京通政司

通政

強珍

夏崇文

余本

林時

沈束

叅議

李文郁

張謝

朱廷益

山陰張爾保

全枝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僊

刊行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七

通政司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張文質傳

實錄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張文質字允中直隸昌黎縣人
正統七年舉進士授工科給事中景泰中陞都給事
中以音吐瀉鬯選爲通政司右叅議天順初進左通
政復進通政使成化中加兵部左侍郎工部尚書俱
仍掌通政司事既而加太子少保改禮部尚書管部
事茂餘以母喪去服除仍以禮部尚書掌通政司事
後爲言官所劾致仕弘治五年四月卒賜祭葬如例

文質爲人重厚有容居家以孝稱歷官四十餘年無
過舉其子忱亦舉進士爲兵部郎中

掌通政司事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鄭公紳神

道碑

孫 陞

工部尚書致仕鄭公卒子錦衣衛指揮僉事璠以聞
詔贈太子少保賜祭葬公諱紳字公珉別號敬菴其
先保安州望族高祖思明徙保定府之涞水縣思明
生秀秀生友以從兄征進都勻東苗西堡有功授錦
衣百戶世襲遂定居都城友生表以從征大同有功
晉副千戶累指揮僉事贈百戶君如其官兩世近臣
又皆功能表見而都城之郊漸著公爲指揮君長子
當承脞乃顧雅嗜文墨年十餘受書不釋手指揮君

侍朝蚤起公必先焉歸入戶輒閱讀書聲定省唯時
色詞以恭指揮君暨母胡相顧喜曰世稱讀書人明
理道習孝敬吾兒信然大吾門必此兒也令就學於
司徒李公李公大奇之一時同學多士鮮或之先焉
名起都城籍甚舉正德丁卯順天鄉試甲戌進士乙
亥授戶部主事已卯父指揮君卒侍疾執喪務竭其
情既葬廬於墓側百日以母命歸處中門外不入私
室不與宴會者三年辛巳補戶部晉員外郎尋遷鴻
臚寺右少卿癸未左少卿丙戌卿戊子居母喪庚寅
起任通政司右通政癸巳左通政丙申通政使是歲

遇宗廟工完贈祖若父如公官祖母母皆淑人已嘉
扈從南狩賜衣帶銀瓢三事已晉工部右侍郎以慈
慶慈寧二宮工及城垣鼓樓京倉諸工數賜金幣庚
子以皇穹宇工加俸二級及金幣之賜已晉尚書掌
通政司事俸食一品甲辰考績贈祖若父如公官祖
母母皆夫人公自入官三紀凡九遷不出都城門而
累績近列晉位上卿恩每逮其先人時子璣由廢階
典禁獄累晉今官孫崇孝以公廢補太學生且嚮用
鄭氏數世武文迭興語都城華閣咸推穀鄭氏公曰
吾其止足時矣遂上疏乞老得命旨尤為歲乙巳公

既賜休甚適乃故都城居也朝大夫舊游及諸後進
知公名數就公訪政理與馬相屬公一切謝避之乃
於都城之南里許築居號南池書院引泉種樹鼓棹
中流城隅而江湖若也就訪者又至乃又去都城數
十里於西山得冷泉之勝築居號北泉書院偕朋舊
子姓數輩以往間來南池復往釣鮮茹美採幽尋樂
悠悠乎浴沂風雩之懷而香山洛社之儔矣公之詩
曰世多君子扶皇極天放閒人養太和都城人誦焉
公事父母孝事仲父如所生仲父持家政有幹濟勞
公念之爲文勒石墓所示不忘與諸從兄弟約曰毋

爾我視也母有餘不足論也吾黨今則七人矣其先
一身耳願世世同堂合食毋改於今日約定俸入不
問所費久之食指以千計勢不得終合公乃悉捐先
世遺業讓諸兄弟曰吾固食公家人也烏用此諸兄
弟感泣弟紋幼公教之學後以鄉進士仕至濟南府
同知故所師事李公寢疾獨招公受遺囑如子公爲
治後事如所生同學友病疫且死不能語執公手授
之千金竟不語乃後公爲卜居定業安處其妻子子
長以所餘金還焉居官門無私謁而公亦未嘗干人
以私涑水邈都城邑侯有爲夫役之愧者公曰吾家

世邑人也乃今詎可私役邑人謝之居身不喜爲無益之勞所在正襟屏息坐竟日因以敬名菴卒之前數日手爲書遺親戚朋舊備道情故曰吾其長別矣嗚呼達哉公宦篋涼薄無厚遺乃後卜築兩地樂隱十餘年供具不乏則今指揮君竭情善承之也余聞之都城人又聞之先伯兄伯兄與今指揮君同官錦衣同試武科稱莫逆交乃語曰水積澤深善積福臻若公者行善終身承先啟後以稱於世曰德門宜矣公卒爲嘉靖己未六月十七日距生成化己亥十一月十日享年八十有一

李孜省傳

實錄

孜省江西南昌人初爲吏待選京師成化丁酉因太監錢義何興以祈禱術見先帝試之驗傳授太常寺丞言官劾之改上林苑監丞未幾傳陞通政使司右通政賜金冠法劍各一圖書印三文曰忠貞和直曰妙悟通玄有所奏請用以封進孜省又採取符籙諸書以獻寵信日隆八年間官至禮部左侍郎掌通政司事特恩驕恣有忤已者必害之工部主事張吉兵部員外郎彭綱劾之皆被謫孜省益自肆遂升吏部尚書尹旻及其子綱修龍所與往來太僕少卿張燧

給事中袁昇工部侍郎談倫主事王範翰林侍講學士焦芳修撰曾彥編修王勅司經局洗馬羅璟禮部郎中劉紳員外郎楊察吏部郎中鄭宏兵部郎中鄒襲等並以次謫降士大夫皆畏之亦有陰附以媒進者於是致仕副都御史劉敷爲右都御史禮部郎中黃景爲左通政南京禮部侍郎尹直爲兵部左侍郎工部尚書李榕爲吏部尚書通政使邊鏞爲僉都御史李和爲南京戶部左侍郎其同僚通政司參議元守直張璞陳琬俱進品秩又採取時論所推若學士楊守陳少詹事劉健都御史李敏侍郎李嗣大理寺

卿張錦馮貫及吏部侍郎徐溥學士倪岳南京國子
監祭酒劉宣通政黃孔昭左都御史余子俊等皆密
封推薦縉紳之進退多出其口人亦無敢言者矣攷
省已戍邊衛遇赦當還大監蔣琮言攷省罪大不當
赦復械繫至京下錦衣衛獄攷省不勝考持至是死

掌通政司事工部右侍郎謝宇傳 實錄

掌通政司事工部右侍郎謝宇字伯寬湖廣耒陽人景泰初命入文華門與內侍同學爲國子監生授中書舍人歷陞禮部員外郎太常寺少卿并本寺卿兼司經局正字於內閣制勅房書游前後幾四十年上登極以東宮侍從恩陞工部右侍郎掌通政司事秩滿陞俸二品弘治六年閏五月辛卯祭葬如例宇善指書亦工繪事性警敏善得人意指事有榮祿以終其身子汝賜舉進士

掌通政司事禮部右侍郎沈祿傳 實錄

掌通政司事禮部右侍郎沈祿字汝學順天府宛平縣人由舉人授通政司經歷祿妻爲今 昭聖慈壽皇太后之姑弘治改元 皇太后正位中宮祿遂起遷本司右叅議俄轉左甲寅進右通政戊午進通政使壬戌改禮部右侍郎仍掌司事正德元年十二月卒於官賜祭葬贈禮部尚書祿以恩澤致位九卿遭逢之異近世所無有然其人篤於友愛少失怙其兄浙江僉事舉教之有成後舉致政家居祿事之甚恭撫遺孤曲盡恩義人以是多之

通政司通政使賀銀傳

寶錄

賀銀台州臨海人洪武中爲桃源縣學教諭用薦陞
宛平縣知縣上起義靖難銀率縣僚吏給兵士芻
餉永樂二年陞通政司右叅議九年陞工部右侍郎
坐事降工部營繕司主事十七年陞通政使銀素廉
廉譽及爲侍郎坐累籍沒其貲甚厚復官遂改行其
卒也家具蕭然時永樂十八年九月

太子少保通政使司通政使咸寧李公錫行狀

陽鼎

公諱錫字天祿先世居平陽大父曰克讓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通政使始徙家西安之咸寧父曰榮讀書習禮鄉里號爲善人歷贈通議大夫通政使母康氏歷封太恭人再贈淑人生公於洪武乙丑二月年十五入郡校爲弟子員永樂戊子歲二十二中陝西解首明年會試禮部中乙榜俊等授蒲州學正己亥九載滿獻績來朝陞行在吏科給事中壬寅丁父憂洪熙改元冬制終轉禮部宣德丁未給勅命授徵仕郎

贈其父爲給事中封母爲太孺人辛亥遷右通參議
甲寅給誥命授奉政大夫父母俱進封贈乙卯陞右
通政正統戊午再給誥授中憲大夫父母亦俱贈癸
亥轉左通政甲子陞通政使景泰庚午又給誥授通
議大夫贈祖父皆如己官祖母母皆淑人壬申加太
子少保癸酉以風疾休政歸公自幼穎敏過人見者
奇之旣長爲弟子員苦志勤力昕夕匪懈不事浮華
不近聲色爲學正時毅然以師道自居凡教人立心
制行皆以身先之故出其門者成器而足用爲黃門
時整飭典雅小心鎮密得近臣體在通政時封駁章

奏通達下情雖倥傯繁劇而井井有條無壅滯之弊
又能不察察小失有大臣德量以至處家教子居喪
閑退無一不得其宜所以入官四十餘年歷事五朝
無小過可紀宜乎身榮存沒官封祖考家用平康厥
嗣繁衍而其實足以傳於後世也耶

通議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宜石柴公墓志

銘

楊一清

正德辛未間予在吏部嘗求刑曹之明習法令不爲
利誘勢屈者尚書劉公及兩張侍郎以主事柴君義
對進爲員外郎已而聞先是有劉信者以毆傷人被
誣繫獄君當鞫之時劉瑾專政庇其所厚者屬君坐
信死君曰枉坐非辜義不敢爲也瑾銜之方圖中傷
而瑾敗伏誅得免禍予嘆曰真法官矣是年冬會鞫
重囚於朝予當執筆尚書命君讀獄辭明朗有節有
所矜疑予詰問之應答如流無弗中肯綮予益喜識

之明年壬申通政司官缺員 武廟詔吏部求稱是任者廉得數人而君在列引入內廷試之有旨用君遂擢通政使司右叅議予以君之才不止此而出納命令所係甚重且柄用之階不忍柅也比予得謝歸江南十越歲嘉靖乙丑再起廢西征事寧召還入內閣而君已進擢左通政矣次年丙戌 今上親擢爲通政使以其音吐洪暢容止端重甚眷注之嘗命近臣傳諭通政司官奏事當一如柴義越二年戊子冬十月二日君方出造親友家歸至內室忽得疾不能言予同僚石門翟公君姻家也聞而往視急延醫診

之已不可藥遂卒翟公既經紀其喪屬予一言銘諸
幽可無辭按翟公所述狀君姓柴諱義字時中別號
宜石其先浙之仁和人隸騰驤右衛籍遂家於京師
曾祖秀春祖清父潤以軍功授錦衣衛百戶封通政
使司右參議母黃氏封太宜人君生穎脫儕輩知孝
敬父母性俱方嚴髫年就遣外傳督之學苦志經史
遂舉鄉薦登弘治乙丑進士所得俸資俱上之太宜
人一毫不私蓄尤篤友愛作屋數間悉以讓其兄仁
弟禮居之鞠其幼甥周尚文如已出比長捐俸助聘
資俾之有室性寬厚與人處謙謙持謹言溫而氣和

人樂親之下至臧獲吏僕未嘗見其有疾言遽色家居衣服飲食甚儉朴蕭然如未仕時生成化癸巳二月二十九日壽纔五十有六上聞其卒甚悼惜命所司賜祭葬如例

通政武東楊公載鳴行狀

胡直

方嘉靖末廢臣竊魁柄頤指天下士平時爰書赫蹠以示銓臣列某當內某外某上某下一日飛數楮若傳閨閣語雖太宰以下咸拱聽奉若畫一而一時幽明慶罰之樞盡歸私家於時予邑武東楊公以銓部郎適管選事柄家挾所爲又憑鄉故闊說彌繁要在必從公心厭薄之久之以其來指擲地作色不可柄家遂大銜忌者乘之進熟譖傷公竟落職左官閩之將築典史由是中外縉紳想望風采嘆曰是大浸將稽天乃有茲砥石何其特立也公之名遂燁布中外

矣公既出一時當事者咸弭耳惕息爭先爲役士大夫風習爲之大變歲壬戌柄家既敗天下名流唯冀公一朝還朝與當塗共濟然公竟逡巡補外服稍遷至銀臺而病作矣未幾公竟不起此豈獨一邑一家之戚已哉公家居武山之東故號武東載鳴名盧卿字也上世華陰人南唐虞部侍郎輅來居廬陵二世徙吉水至宋盛時曰允素始繇吉水徙泰和又十三世曰景行舉元進士官翰林待制事載史傳又三世爲文貞公士奇大顯於世又再世爲太僕公昱乃公之曾大父也昱生雯雯生天柱公訓天柱公性嚴重

有家範以貢補華亭學官遷岷府黎山王教授以公
貴贈吏部員外郎娶劉封太安人以正德甲戌十月
廿三日生公公生而方面或言類文貞幼穎敏殊常
兒五歲就外傳靜重不爲佻弄七歲業舉子至九歲
天柱公方試有司歸卽以所試目試公公立就又嘗
爲族人著勿齋賦有奇思天柱公曰汝大賢後當紹
先烈寧學近時士止科第者稱耶未幾著資聖錄一
卷言治安事曰吾將執此以獻天柱公笑而火之曰
非小子先務也歲戊子以童子就試邑侯及督學使
者皆首諸生補弟子員歲丁酉踰冠今元相徐公督

學試吉安士得公定名虛位論大加賞異曰是能後
韓文脫胎者江南第一卷也名益振是歲舉省闈高
等戊戌第進士天柱公方教諭華亭 先皇帝出幸
承天公得從例歸省如華亭時人榮之己亥補廣東
潮州府推官公天性方稜既居官益砥礪操節廣中
吏故有貼班銀曰助衙錢公至首罷免有鄉宦自閩
寄香茶公不啟封還之餽遺請託盡絕至刑名出入
未嘗不規規焉措意也常曰推官法吏法生殺人易
耳一付吏人手鮮不爲奸又或視上官指下上其手
其謂法何故公於獄獄亭疑一主公正而行以詳慎

文出躬裁吏人袖手無能爲弊穴者時公方盛年然稱敏練推第一云潮故有橋稅異時監者乾沒其間入恒寡公監未一月輒倍其入以是在潮凡一歲再被薦踰年丁外艱聞喪卽行每痛天柱公未面談語輒涕泣免喪補登州府推官登海國傑訟動連數百人當道聞公至則故知名也多委艱大事公亦畢力自效不避怨瘁不數時庭無滯獄囹圄遂空代巡覈公薦公有冰清玉潔鑑空衡平之語時謂知言丁未行取補吏部稽勲司主事歷陞考功員外郎滿考得贈封其父母公在部感激思報而當時士習事體日

選人
各報
鄉賦

季公乃退自淬厲力謝愧謝賄爽入署勅家人鑰宅
舍務絕賓親獨行一志然遇賢者未嘗不款接咨諏
人材狼狽不自怠居部凡七稔始晉掌銓事時公於
人材臧否旣考鏡瞭晰乃首擇其望而淹者拔若干
人摘其圯而倖者抑若干人曹中吏多匿善缺市厚
賄故應選士有數年不得出者選君未皇稽也公乃
示應選者各呈報其鄉之缺官不踰月缺盡出公於
三大選中按次除補無復壅滯歎聲載道往時外寮
文憑付權貴家僮轉鬻各外省承差至必索厚利廉
吏尤苦之公建白按季類付巡按御史分致其屬一

時大便公管選凡五易月士論翕然顧獨與柄家私
心刺繆或爲公危公不之撼也甲寅春行取天下官
員有推官郭某者素善文公少嘗偕友人讀其文題
之時在念至是因按其前考語最遂置取列而郭適
以它事被叅柄家遂摘此嘗公而甘心之公旣蒙譴
過家起居太安人卽赴將樂未一歲量移惠州推官
道經滄峽舟覆漂蕩五十里幸免於難方覆時公自
檢考生平無欺君父傷人害物事可質天神決未當
死旣出未見有恇憾意捫髮憤猶故也識者異焉是
夜宿野舍賦詩自慰又著爲滄峽志謝城隍祭役人

咸有文門人黃侍御緝刻以傳而公自序題曰因喻
錄公之至惠州也當道不欲煩以吏事公因固請中
丞王公乃從士民願以惠志托公公殫精摛思凡閱
月書竣其有關郡邑利病兵賦善處一篇之中反覆
致意務爲永鑑而隨事抒謨翼教衛道意肫如也學
士文人傳誦謂足駕武功安陽二家矣未幾得召復
爲南吏部主事進考功郎中故事南考竣當陟卿察
公又以地望久次入也復因考察貳於舊察再出爲
四川僉事時論滋不平而公分巡川西樹利剔蠹無
幾微不堪之色時川有採木重役使者鱗鱗載道日

費千百公條布慎委手註出納隨時批答事無少壅
吏抱文書睨視莫敢出氣撫臺黃公代巡郭公相與
嘆曰是絕無獻望之氣者二公不以常數遇薦皆重
語亡何擢廣東督學副使公卽毅然以復古道正士
風爲任其造士先德行後文禁首揭義利爲諸士辨
別布行冠婚喪祭飲射儀則而亮節峻履又足以表
導之至文行品題明若觀火公若執衡士無敢譁潮
令某者墨而苛公曰予奉璽書擊貪墨清化源是不
可貸竟去之潮人至今樹石崇官以志感頌廣大夫
士謂自魏莊渠歐陽石江以來蓋僅觀公云庚申夏

轉福建叅政遭母喪奉柩歸諸有司各賻金帛悉峻
拒之既出境無敢以絲髮獻者持喪必稽於禮叅酌
文貞公遺約不敢帛不設暈舉樂爲邑縉紳倡人咸
服焉癸亥再免服入都當事以公久淹當處京堂公
蹙然曰仕無崇卑顧建樹何若耳今某免服再仕求
不負所學以忝先臣何遽以崇秩相加也竟不能奪
仍補河南叅政時論愈高公謂公固難於權貴擠忌
之日而尤難於廟堂推挽之辰公聞自若也公未至
汴卽有通政之擢海內志士聞者彈冠相慶而當軸
益有意顯用之乃公竟一疾以逝蓋癸亥十月四日

也嗟乎此豈人也哉公天性篤倫誼奉太安人曲盡
至情友其兄寒松公及弟能卿無不怡怡寒松先逝
撫遺孤尤厚遇天柱公故友雖下劣必侍坐出入四
方謹奉文貞公像以隨曰異日吾得見烈祖無覩顏
也嘗經紀從叔給事公之喪與殯送侍御党公周郵
其後士林義之生平憐才好善若出饑渴見人一語
之工無不嗟羨彌日或手自抄錄迄其身無倦意蓋
公自圖史之外無它嗜玩素不問家有無諱其子首
上德誼薄勢利不得口官勢叫器鄉里又刻文貞公
遺誠誠之家居未嘗一干有司其廉隅有人或難堪

者嘗大書晚節二字於堂內其勵志如此

通政使汪公宗元傳

郡志

汪宗元湖廣崇陽人登進士授行人乙未遷南京工
科給事中改兵部武選主事己亥改尚寶丞歷少卿
乙巳遷南京太僕寺卿修馬政條例遷太常卿修太
常志輯國朝名臣所建白爲經濟考庚戌遷副都御
史總理河道漕流以通會時柄臣嚴嵩嗾其不附已
罷爲福建叅政尋轉右布政使外禦倭寇內察民所
疾苦復三運八運之法歲省民金萬餘釐其賦爲正
辦雜辦撤汀建諸鹽商使量糧而滿又撤南臺洪塘
去其互稅鹽利以興而商不告病後二年始轉江西

左布政使治如閩政化大行無何轉應天府尹改順
天普通政使久之公避怨引例自陳勒致仕歸家奉
母揚太夫人歡甚卒賜祭葬所著有經濟考皇明文
選春谷集若干卷

通政使李公際春傳

杞縣志

李際春字應元嘉靖乙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行人時琉球中山王請封應往者各以計脫公獨毅然請行適倭寇浙閩往返艱危中幾三載初解維時颶風大作波浪兼天不分晝夜舟刺刺有聲若分崩然衆皆股慄公獨危坐神色不動俄而紅光燭天若有神緋衣峩冠擁護得免事見使琉球錄中 天子嘉勞擢爲尚寶丞累遷至通政使時江陵相用事中外多傾附之公獨抗直不阿由是有中傷意公嘆曰大丈夫以七尺軀何至作兒女態向人媿趨取容乎遂

投袂而歸，有構園，園蒔花卉於其中，名其堂曰逸菽。
父病不解衣而寢，居喪哀毀，骨立。歲時伏臘輒痛哭，
流涕。其天性篤孝如此。萬曆癸未病卒。朝廷遣官諭
祭。

通政司左通政趙居任傳

實錄

趙居任應天府溧水縣人洪武中以耆老授通政司左參議陞山東布政司左參議再陞左通政嘗奉使日本其王贈以名馬方物悉却不受上聞而嘉賚之命往蘇松治水居任雖以清介自持而無恤民之心在蘇州十餘年督治水及農務每霖沒田禾不待雨止廣集民男婦踏車出水隨去隨溢低田終不可救高鄉之民困於其役不得盡力農而居任恒以豐稔聞永樂十七年以疾卒民用慰悅

通政使司右通政陳嘉猷傳

實錄

通政使司右通政陳嘉猷字世用浙江餘姚縣人景泰辛未進士授禮科給事中改刑科時朝鮮國王私授建州董山官命嘉猷齎詔往責之惶恐伏罪未幾使滿刺加國封王航海值風舟壞得不死歸治舟再往竣事還陞通政司左叅議尋陞右通政丁父憂奪情起復未幾卒年四十七遣官賜祭時成化三年冬十月嘉猷儀觀豐偉善於敷奏因宣彈文音吐洪亮嘗爲英廟所屬意云

通政使司右通政劉文傳

實錄

通政使司右通政劉文字宗華山西大同縣人以鄉貢士選習吏字舉正統元年進士授中書舍人仍諱字十四年扈從北征還陳邊務數事 景皇帝召入便殿面問之尋命提督四夷館丁母憂詔奪情任事陞吏部郎中天順初以迎駕陞右通政石亨敗坐黜爲臨安府同知復召入爲郎中提督夷館成化五年再陞右通政九年命偕都督李文撫安西番三年而後歸因乞休致至家卒計聞命有司致祭文在夷館最久熟知夷情屢有建請多所採納云

通政使司左通政徐世英傳

實錄

徐世英字國用常之江陰人祖晞兵部尚書世英幼好學攻書正統末以薦授中書舍人督爲武臣黃誥積勞陞通政司左叅議進南京通政司右通政九年轉左弘治初言者論其愷邪目進貪不知恥以本自致仕弘治三年八月賜諭祭如例世英生貴家歷官久積貲厚以此致譏然薄於自奉謹祠祀睦鄰族闕人之急有足稱者云

迪政使司右通政趙侃傳

寶錄

趙侃字至剛貴州普定衛人天順甲申進士授吏科給事中遷都給事中陞右通政清理軍職詔命侃起戎伍無他長其在言路因人成事而已適清理軍職詔命通政缺吏部意在其場以侃陪文選郎中黃孔昭上請御筆點用故事凡書名先科道後部屬吏部以侃居孔昭次上特點侃名用之命既下而與議未愜成化十七年五月卒賜祭如例

右通政杜公明傳

李濂

公諱明字文昭河南祥符人也姿貌俊偉司寇金堂杜公銘爲郎中時以公事至汴見而異之試以文優乃遣入邑學爲弟子員擇諸生中有文行者俾從之游公時貧甚願刻志讀書靡間寒暑兩肱當几處木爲之穿由是業益進領天順壬午鄉薦成化戊戌登進士第拜禮科給事中封駁克慎有聲諫垣維時陝西甘肅洮河岷州等處邊儲積弊滋甚公以才望奉璽書稽察之乃會同巡按御史徐舟暨陝西藩臬二司自成化十三年以後各倉場糧芻一一盤驗洗姦

剔靈風采凜然凡黜而罪者若干人人不以爲刻威
化末言事者尚細故多被譴謫公掌科事最久多所
建白務持大體善類倚賴之丁未春正月天下諸司
例朝京輦公首倡大班舉劾來朝官丰儀音吐動人
憲廟簡注遂擢通政司右叅議弘治辛亥轉左叅
議壬子擢右通政公感知遇益奮勵不懈出納惟允
聲稱籍甚廷議屢屬公勘處哈密洎巡撫順天山西
皆不果行朝著方留公柄用忽遘疾不起時乙卯春
三月也得年六十 上聞訃遣官諭祭有曰方當大
用胡遽云亡蓋深惜之先是公喪女不出同列奏事

上詢公何在。其素荷眷注如此。公重厚端慎。能急人之難。鄉人凡以事至京者。有所控告。必盡心爲之。所無不感悅而歸。初娶劉氏。貌甚寢。親族多不堪其配。至有勸遣之者。公禮之終其身。不蒙鄉人稱其有陰德。繼娶劉氏。並受錫命。贈封宜人。云子昌正。德戊辰進士官御史。巡按山西。能振揚風紀。蚤卒。士論惜之。天順壬午。東平梁御史覲。按河南。試知公有稱賞語。是歲鄉試。公在中列。而梁寔監臨。有劉僉事瑄者。與梁有隙。因指公及同榜袁江。唐昭爲梁之所私。以奏併逮。至京下館閣覆考。其試卷入格。乃得釋明。

年癸未會試河南鄉試通一榜獲第者止袁一人唐

登成化乙未進士劉奏之誣於是益驗

稽文靖公

成

化丙午

憲廟爲皇太子納徵有旨取禮科庫貯寶

鈔裝盒公借諸給事開取之庫無一貫衆愕然失色

曰鈔非吾儕所收必須挨究已往陞調去任者公曰

挨究前僚法之正也有誤大婚伊誰之責乃奏曰本

科庫貯寶鈔年久浥爛不堪裝盒請下戶部行令寶

鈔局選取直挺新鈔送庫以備用 上允之於是大

婚禮成而前僚咸免挨究朝著服公善處大事如此

弘治甲寅祥符尹段鑑恒以刁民某等爲憂乃列其

姓名惡蹟走書於公屬其白諸新巡按御史除之公
笑曰令苟廉慎無難處之民陰害同鄉之人以蠲邑
宰吾不爲也竟不從其言鄉里聞之稱爲長者同邑
監生楊獻歷事武選卒於京邸公往弔之爲治棺殮
且通告同鄉宦於京者共資助之以歸其喪時郎中
天台戴君豪聞之曰楊生歷事吾司不幸客死杜公
助其喪獨爲義士邪亦捐俸以助人兩德之

銀臺杜公遺事

通政司右通政党公承志墓志銘 閻傑

公諱承志字汝孝別號牧川幼而穎睿甫十歲已摘
文清暢弱冠入郡庠督學王公鴻儒石公玠試而奇
之曰天下士也於是聲望日溢正德庚午舉於鄉明
年連擢進士授直隸保定府推官公蒞以明恕有疑
獄則立爲判決其情終者不少貨居三年故俗大革
治行稱天下第一乙亥徵拜刑部主事會吏部司屬
缺員朝廷慎簡諸曹吏補時太宰陸公重許可獨器
公奏調驗封主事公感奮思報乙卯武帥導先帝
巡行方岳衆惴惴莫敢諫公具疏謂朝政素敦威柄

下移宜親賢遠奸恭默圖治審審千餘言辭甚激杜
於闕下尋欲解任終養其父論之曰汝但效忠王事
勿以吾繫心乃已未幾陞稽勲司員外郎嘉靖改元
預修武廟實錄成覃恩錫誥是冬充晉藩冊封使
卻餽遺不受癸未陞驗封郎中甲申議大禮抗疏忤
旨復被杖繼調考功再調文選先是選法壅於請託
公銳意裁抑凡銓除擬注各量才器權貴惡其厲已
深銜之丙戌擢通政司右通政提督武職錄黃丁亥
值災異詔求直言公上疏條陳者四曰節財用曰減
徵需曰飭邊防曰練京卒皆切中時弊權貴不悅遂

陸諷言官論列然無可指之瑕止攻其罅執竟坐罷
古所謂因貶見褒者與旣歸杜賓客絕交際暇則與
二三逸老遊眺川壑怡神自足彈冠之念泊如也先
後撫按薦起凡十數已亥 今天子舉用屈滯吏部
合臺諫疏公儒術弘深特宜甄錄不果或勸結滯要
公謝曰行藏有命君子貴守道不辱身杜尺直尋吾
不爲也庚子北虜內寇郡城卑且壞公有憂亟白撫
臺檄令增築民樂輸其力工成侍以無恐又捐貲募
古文昌祠輪奐孔飭別構堂數楹琴諸子姪及鄉之
俊秀課業於中挾策鼓箏洋洋而興焉公天性爽曠

爲於倫理事父樂軒公由畫愛敬弟承賜選監察御史卒於官恤其廢字遺孤如已出處鄉人底裏洞見恂恂煦煦若無廟廊貴者居常博覽強記自經史百氏以至兵刑律曆象緯堪輿之說靡不該貫故其文涵肆演迤蔚然成一家言老不廢詩視少作尤縝密淵粹得唐人體後學爭傳誦之晚著忻州志若干卷暮年髮澤面晬矍鑠無情容俄頃疾作翌日遽不起逝其生成化丙午十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三

左通政李公泰傳

郭 村

李泰字仲西河南臨漳人。生而穎異。嘉靖十三年舉於鄉。明年登進士。改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尋轉吏科左條陳時政六事。上嘉納之。著為令。陞禮科都給事中。時分宜任禮部尚書。新有寵子蕃。頗放縱。納賂秦抗疏劾之。分宜惶懼。訴辯疏。雖留中不報。而秦聲望大著。後竟遭中傷。調倖大名。分宜屢因考察欲罷秦。奪於公論不果。秦在郡聽斷。明允屢白疑獄。有滌民屈際者。素虐其妻。妻逃去。妻父告際毆死。沉屍於河。指際讎。僕證其事。際誣服獄。成數歲。秦閱案疑

之密訪於五橋堡民家獲際妻際得開釋歲饑上官
委秦施賑旬日徧歷十一邑給散有法全活甚衆郡
守載之守魏錄永爲荒政式隴鳳陽府同知父喪去
任服除陞戶部郎中尋丁母喪服除補武選郎中陞
通政司右叅議遷左通政自嚴氏專政淹滯外內二
十餘年後竟爲其黨所排歸來結廬洹上名曰知止
時與朋舊吟咏灌蔬種芋此外無所事也卒年七十

通政使司右叅議進階朝列大夫趙公昂墓志

銘

李東陽

先生姓趙氏諱昂字伯頤竹溪其所自號也舉正統
甲子鄉貢登乙丑進士第觀吏部政授中書舍人直
內閣領文臣誥勅事戊辰禮部會試充掌卷官己巳
丁母憂景泰庚午起復修歷代君謚壬申兼司經局
正字書成賜金織文綺甲戌以歲旱代祀淮瀆乙亥
修寰宇通志丙子成復賜金幣擢翰林院編修天順
丁丑英廟復辟超擢通政使司右叅議督武官誥
黃尋充蜀府冊封正使其所領多文翰禮儀事餘無

所見也甲申 憲皇卽降出爲瑞州府同知至則勞

撫字勤練理所屬學校尤加意課勸藩臬部使未嘗

吏視之必稱之曰能丙戌丁繼母憂歸己丑服闋轉

上疏乞休命復舊官致仕自是展脫榮利放意詩酒

間雖處城市不異林壑燕游登眺惟意所適京府鄉

飲禮賓賓席亦歲赴焉丁未 今天子登極詔進階

朝列大夫其卒以庚申九月十日子五朔舉鄉貢知

宿松縣茲舉進士歷刑科都給事中光祿寺少卿靖

鴻臚寺序班次立次矜先生風神朗徹性度寬裕與

物無忤居家事上卹下務敦思意親卹雖疏遠必致

情愛雖幼且賤亦加禮接慶弔問遺舉無違闕解紛
拯難常若不及公卿大夫及勲戚貴胄罔不愛慕父
喪致客千人仕雖未達而姓字甚著童兒隸卒皆稱
爲趙伯頤先生無異辭尤博涉羣籍善吟咏工書翰
所著有貽安叢桂二集竹溪小稿若干卷

奉政大夫通政司右叅議王君萱墓志銘

賈宏

君諱萱字時芳姓王氏別號青崖生有異質七歲書
過目成誦十歲能文十六入邑庠學使者見其文皆
奇之旣冠魁弘治辛酉鄉試明年登進士入翰林爲
庶吉士自是益肆力於學館閣諸老見其文皆奇之
越二年拜刑科給事中會今上改元正德太白屢
見君謂弭災圖治貴以實應天今之要務則在戒因
循廣聽納親賢臣而已蓋諸司有所建白少與時忤
內批輒寢而不行此因循之大弊也故君首及之且

其詞懇惻有所感動。上嘉納焉。閱月又陳五事。其一謂古人記人君君動。今既名修撰編修檢討爲史官。則宜令編錄時政以公。是非用懲勸其四事。欲懲怠玩以除盜賊。禁科索以甦民用。清冤獄以廣仁恩。去奔競以振吏治。皆時弊所當亟救者。聞者皆稱重之。未幾移病乞歸。時逆瑾擅政。以怨除都御史雍泰。名君坐嘗薦泰。罰輸邊米三百石。瑾尋矯令諸請告踰年者皆致仕。君遂廢處林下。幾三年。庚午。瑾敗。君復故職。居兵科。值四方盜起。君條陳八事。謂其忠始於玩忽而成。於蒙蔽所以禦之者多。非其人賊能設

覆出奇以待我而我徒應以不教之民兵宜屢敗而無益也且詔書有自相捕斬之購而有司槩不奉行衛所雖設官軍而擅調旣難罪責不及今宜重蒙蔽之罰開自新之路更用良吏廣蓄將才屈犂策募死士有警聽便宜調軍策應不專貴州縣庶羣盜殄滅有期章下兵部多議行之壬申以四川師久無功擇才往視衆以屬君君被命誓必滅賊卽條上機宜八事籌慮精覈類履軍而素請焉者至漢中間賊勢未衰乃復以漆設大將請廷議用都督時源率邊兵鼓行而西又以總制屬之都御史彭公濟物於是渠魁

廖麻子喻思偉等詭請聽招要我盡撤諸兵處其衆於開縣臨江市巡撫以下皆墮其計欣然會奏以爲奇功君方入蜀境亟移書辨其不可奏至朝廷幸賊解散且降獎勵之勅矣然識者謂廖賊稔惡流毒決不可原且君奏未至亦不能無疑也不數日君果以賊徒復叛聞乃停前勅用君言治主招者之罪君以賊以招誤我且其黨駱松祥度三兒等皆坐招而蔓也自是督剿益嚴諸將吏材鄙勇怯及功過所當刺舉者銖稱鑒別不少假借當道亦諒君忠懇言必見從時方用陳珣代楊宏爲總兵而以藍海代閻綱爲

副矣君復疏其不職竟以徐謙周誠易之於是賞罰
嚴明人思奮勵戰始協力既踰年諸賊擒馘殆盡蜀
境乃平 上嘉君功擢通政使司右叅議人以爲宜
君素孱弱緣軍務積勞益病丙子使荆府冊封王子
得便道歸覲二親久之始持節還朝妻子皆留家侍
養又明年戊寅五月十一日以疾卒京師春秋僅三
十有七士大夫惜君之才未究於用莫不悲之君自
幼負大志以剛正廉潔自持其自蜀還藩臬郡縣發
視箚篋示不持軍中一物荆王循故事賄贈固辭遇
事敢言如在蜀劾貪吏舉遺賢表貞烈請帑蠲租屨

窮皆非使指所急然得之聞見必吐乃愜性尤嗜學
手不釋卷其詩平淡清逸爲文章力追古人疏暢警
拔奏議尤明辯峻厲纏纏不窮嘗極論軍中四害有
引曲喻切於事情諸老亟加歎賞以爲非流輩可及
有青崖集若干卷藏於家

張龍

介州別記

龍弘治中進士性傾險狐媚時壽寧侯帝外家有殊寵而龍陰附之擢兵科給事中再選通政叅議帝亦微得狀龍家多姻中貴戚里生夸人田舍貨產會考察吏部擬削職帝笑曰此人歸必亡賴爲大盜乃令止謫守灤正德初龍以珍異賂劉瑾擢真定守劉瑾誅復諂附錢寧召入爲右通政則日夜趨寧門爲通中外賄近百萬而龍所受謝亦不啻會寧爲請給事御史交劾寧比龍龍所挾受徐漢興白金五百兩黃金百兩王通白金千兩下獄案問朋黨交結亂

庸有金 卷之六十七

朝政者斬未決以度死

三八

通政使司右叅議張公寰墓表 歸有光

公姓張氏諱寰字允清世爲蘇州崑山人曾祖諱用
禮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祖諱穰考諱安甫邠州知
州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初奉政有四子穰其長
也次和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次穆大中
大夫浙江布政司右叅政兄弟以文章節行稱於世
號二張先生次种濮州判官始 英宗皇帝臨軒策
士中順兄弟同舉禮部大中名第二及八對策中順
第一 天子使小黃門密至其邸禮之以有目背冥
二甲第一大中積官當人爲都御史會李尚書秉爲

大理寺卿王際所排大中在李公奏中遂罷官而兄弟四人惟伯與其季不爲進士而伯實生奉直公其季生大理評事申甫又皆舉進士奉直性高簡不屑世故爲邠州滿任卽致政詔嘉之增秩以歸蓋張氏子姓不甚繁衍而世登科甲二張先生最有名而公父子仍紹其美崑山之人以是榮貴之公登嘉靖辛丑進士明年知濟寧州至則減樹戶徭捐循流亡州水陸二驛併水驛須冰泐乃給陸以省其費修學舍揀生徒才俊者督課之創方正學先生祠時奉直公就養在濟雅不樂公居孔道晨夜飭儲待候望公遂

疏乞改官濮州濮於濟北境而僻公益調去繁可出
庫錢以賑饑荒水嚙州城公新築增羊馬城東郡有
大賊詔書名捕不得公陰誘其豪具得囊索遂捕斬
之巡撫都御史上其最兵部以非邊功格不行丁內
艱服除補開州州瀕河河溢水退多填闕之田豪民
兼併以虛租影射下戶公命魚鱗比次以絕其姦輯
二州志修衛公子路棊陞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
尚書以公才令攝浙江司郎中獨循寬法人以無寬
居頃之予告歸養奉直公春秋高愛公甚常同卧起
頃刻不離年八十有四而終公居喪廬墓有乳燕之

祥服除授通政司右參議司事清簡散衙後卽從名
流賦詩會九廟災詔京朝官三品以上自陳而公秩
五品往見夏學士問詔旨欲自陳夏公謾應之曰可
蓋素不樂公欲悞之也公遂自陳得致仕以強年坐
廢論者惜之其後撫按先後薦吏部特表薦皆不行
公之歸也惟以圖史自娛臨摹法書揮翰竟日不倦
而好遊名山初嘗從奉直公觀雁蕩登天目父子相
隨衣冠儼雅浙人慕之後益得縱意渡浙江南抵武
夷至匡廬還觀石鍾小孤采石九華黃山白巖足跡
幾遍東南先是坦上翁與名士吳琬陸崑輩爲湖社

孫太初亦與其中坦上翁者前工部尚書劉公麟也
建安李尚書嘗稱見翁峴山了無宿具惟以乳羊博
市沽風雨瀟瀟欣然達夜高風可想而翁獨與公善
公晚入社而顧尚書諸名賢皆在公春秋如期至茗
上社畢輒遊山然以其人夷曠多愛所至大吏迎將
人比之鄭莊千里不齎糧自陽明歿後學者稍稍離
散公嘗游其門至是吉水郝謙之餘姚錢德宏以師
門高第會講懷玉之山公欣然赴之欲以明年爲大
嶽之遊而遘疾不起矣實嘉靖四十年正月二十四
日年七十有六公爲人篤於行誼事長姊終身孝敬

不哀置義田以贍宗族少年有善推獎逾分以故多
依歸之陳主事者分司濟寧註誤繫獄公抗言使者
竟白其寃楊太僕杖死朝堂召故人賓客爲棺斂所
部三州經三十餘年其人猶不絕問遺其見愛如此
人或當筵有所凌忤但坐睡少頃欠伸卽命肩輿去
終未嘗有所較也晚歲惟務遊覽在舟中之日爲多
家事一無所問人望之蕭然有神仙氣云

通政使司左叅議進階朝列大夫張公選墓志

銘

黃正色

靜思張公與余同舉於鄉同登甲榜出宰又同浙地
及內召公擢給事中以言事罷職余遷南臺亦以言
事謫戍其出處意氣僅相同也而今已矣傷哉公諱
選字舜舉靜思其號世爲無錫人張之先在宋有循
王者薨葬青山相傳公之遠祖入國朝諱策者寔公
五世祖策生謨舉賢良方正任廣東高州府通判生
士名士名生友諒友諒生東涯翁獻可以公貴封廣
山縣知縣娶周氏封孺人則公之高曾祖考妣也公

生而秀拔東涯翁雜生徒中教之頗覺聰穎稍長鏡
志於學雖祁寒溽暑誦讀達旦爲文惡剽竊務得肯
綮乃已正德乙亥恒山張公督學補邑庠弟子員公
故家貧需館穀養父母中罹顧華二孺人喪貧益甚
其游從者樂其造就彬彬多成材時邵文莊公慎許
可每見公文特歎羨之於是師資日衆嘉靖戊子領
應天鄉薦己丑第進士筮仕浙之蕭山蕭山固紹興
隸邑當閩楚要衝人稱難治公下車厚儒生興學校
尊鄉飲別淑慝士論攸歸民情向化然後稽冊籍括
丁田之多寡較贏縮均徭役之重輕驗豐斂而徵國

稅虞浸滂以築海塘土豪肆攘奪者抑之冗員恣浮
食者汰之尤所嚴者民命無論真贗公必問實始繩
之法設施朞月遐邇胥嚮而頌聲作矣他如誠格海
神而護堤沙漲仁孚物類而獸遁蝗殄豈古所謂偶
然者非耶諸監司風聞交相騰劾遂沐內召辭邑之
日行李蕭然士民立生祠樹去思碑識感云赴銓擢
戶科給事中緘書報東涯翁曰兒今叨言官矣言官
嘿嘿恐貽尊人羞適值 太廟祫祭 上遣勲臣代
行公思鬼神不歆非類夫子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
祭矧祫祭大禮 聖駕不出必有沮之者卽疏奏伏

闕候旨 上御文華殿覽疏震怒命廷杖八十杖折者三公精神愈爽論杖者曰吾罪甘死汝無累 聖天子有殺諫臣名杖已出朝瀕死藉諸元老洎同鄉諸君投之砭劑幸復生還抵家養病禪院授徒贖親出入徒步凡有所往必告親而行遇奇果輒懷歸以獻東涯翁晚遭咳逆周孺人亦患首疾公遍求名醫治之勿藥乃喜一日不戒於火闔門驚悸公百方經畫構堂數楹公語宗戚曰吾非愛輪奐也勉強安吾親防火警耳公置別墅力課耕農又語宗戚曰吾非好勞動欲給親養殮耳時撫按諸監司灼公廉靖忠

孝屢薦於朝公固辭之二親捐養公喪之如禮初殯
在室出告反面如存故西淙洪公顏其堂曰忠孝公
平居接人煦濡謙虛未嘗形矜驕色伉儷相敬如賓
待從弟情踰同胞下迄子壻訓導諄切人或非義干
之畧不假借立論不避權貴處朋儕肝膽畢露當春
掩骼埋胔暑月施藥膏療人疥瘍隆冬煮糜粥調凍
餒使公握樞機以生天下其雨露沾被可推也公暇
結社碧山偕行輩縉紳爲真率會嘯歌觴咏追王謝
故事蒞學宮行鄉飲酒禮虛大賓以俟公赴數四會
曰宜之丙寅冬世宗皇帝大漸軫念彙抗言受譴

諸臣遺詔復公給事中加陞通政使司左叅議致仕
未幾今上卽位建儲覃恩進階朝列大夫隆慶戊
辰十一月卒距生弘治甲寅十月年七十有五所著
有諫垣遺稿歸田養浩集碧山吟社稿卜筮範占作
縣事宜躬耕記事等集藏於家

通政使司右叅議洪泉王公汝言墓志銘

孫鑣

王公諱汝言字子慎號洪泉其先吳人徙山東之濱
州高祖能永樂中以軍功授武驍左衛百戶遂居京
師生福福生弘弘生二子次曰鑣鑣爲布衣豪娶張
氏嘉靖乙酉二月三十日生公於京宅公生有異質
十歲能文弱冠游鄉校中己酉與余兄少宗伯公同
舉於京兆明年試春官不第入太學是時先君宗伯
公爲祭酒大奇公癸丑復與余兄俱進士出身授行
人有廉直聲咄咄盈省選矣丁巳乃遷爲戶部江西

司主事是時執政貪初選時人或謂公曰囊空矣稱
貸何如公曰是貲郎矣且以是入也欲志行得乎是
年轉餉遼東明年監江南稅又明年以毋憂解任壬
戌復除戶部浙江司主事監銀庫司出納僧人爲奸
甚公劾察密纖瑣無不加意增定諸約束至今遵之
會公宗人有與賈錢通者人因以傷公公性褊急聞
之不能平因之尊官所辯焉尊官曰徐之事未可知
也公愈怒忿激不能擇辭攘袖曰索賄者豈人乎骨
肉相殘子孫隸樂籍而是時官尊者方不飾於蘆簞
以爲公設語侵之遂大恨癸亥大計吏公遂貶一級

外補揚州府通州同知臺使者傲守江都已又守海
門江都饒而衝海門僻而貧公以薄正減供張而以
本業勸瘠土不數月兩縣皆治於是江北一時翕然
稱王同知聲譽流於四府爲諸州最會客將來鎮通
州縱其軍恣睢於市公持之又面數其罪於途客將
者遂劾公以廢格軍興公亦疏辯而是時以倭寇方
劇 天子不欲傷武臣意詔下復貶秩一級而州同
知品從六貶則爲正七秩當知縣大學士李公興化
人稔知公善因請於天官願得王同知治敝邑乙丑
五月遂除興化知縣爲政自刻勵公廉不私一錢

者見輒決獄辭皆造自手胥人莫得與焉縣患水築堤障之自後稍得有秋貧民歸業縣中政清蒞事二年仍擢戶部陝西司主事抵滄州聞父憂未及任歸庚午復除戶部湖廣司主事贈父孳如其官母張氏安人明年遷通政使司右叅議公爲人豪爽好讀書以博聞多能自負應物敏速官無遺事工書喜談笑在京師賓宴飲無虛日典州縣亦樂延接卽鄰境士大夫無不謂淇泉公親已者然狹中不能少忍好刺譏時事有不善者雖非已所與常曉曉不已又負氣高自標置以不折節於人爲賢故貴者多不喜庸流

亦多厭之用是頻起頻仆及是遷也寔以公登仕籍
久向遺謫非其罪特超用之而忘者猶謂公才非異
等捷徑致顯位意稍不滿踰年復爲言者所中謫爲
兩浙都轉運鹽使司副使改忠州知州治如在興化
時蜀中稱之明年大計吏以通政使司右叅議免官
家貧甚僦屋以居衣食或不給而談笑自如世言察
廉者不當於官當於家豈不然哉公好奕與人對奕
或竟日獨居則讀書爲娛間授徒焉余嘗共公奕公
曰僕復官矣公知之乎余曰何哉公曰今茲以通政
叅議罷也豈知州乎因公大笑無何病矣公素知醫

及病作甚篤諸醫皆不效莫知所爲公稍以意指投
之得少間尋亦漸愈然衰頹非昔比矣己卯病復作
遂不起

奉政大夫通政使司右叅議觀一趙公邦柱墓

志銘

郭正域

予與安甫自童子時同起庠膠予長安甫五歲乃安甫先予六年舉於鄉後予六年成進士予在翰林安甫在吏部予南安甫亦南予歸安甫亦歸安甫於里中獨雅重予南人生平多切劘語凡文章行藝予不忝一日之長言無忌諱而安甫領畧獨深予遭大難安甫驚悸泣下其後安甫無疾而逝天何奪吾安甫之速也按狀安甫姓趙氏諱邦柱其先豫章廬陵人宋宗室有經畧豫章者世家廬陵自敬榮公徙楚之

咸寧生魁賢魁賢生鶴爲諸生餽於庠生安甫其仲也性穎敏美秀白皙望之如玉人時蒲圻魏順甫有文名海內一見安甫文大奇之曰吾閱人多矣無如趙仲子遂以次女女焉年十四補諸生十九爲歲丙子舉楚第三人己丑舉禮闈授戶部主事監崇文門稅課九門鹽法薊州邊餉一毫不入私橐人稱其守改吏部主事有饋玉卮而詭言墨樞者覩其受也見而卻之諸凡干瀆一切謝絕已念姚太宜人病請告歸而太宜人逝以不及視含斂領天擗地布席柩側服闋謀屏居田野奉太公菽水而太公促之行甫治

裝而太公捐館哀毀骨立會銓部與政府不協相君
故以事憾先後吏部諸郎遂下旨半逐諸郎而公名
在所逐中調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朝野不平而公
無幾微見顏色在南十年買舟負米以供朝夕意豁
如也少宰止菴楊公宣言於朝曰以趙某才品可久
淹南耶改南京吏部文選司郎中時太宰爲見臺曾
公有道經留都者訪人才於曾公公曰諸曹吾所未
悉也吾署中宜莫如趙賢已陞南京光祿少卿曾公
意未愜既致政去復以書言於當路不令公知也會
以皇太子千秋入賀時宰握其手曰公久淹南中

此間宜藉重公公薄其人不答久之陞通政右叅議
故事諸中貴以銀臺爲外府所請乞訟詞以百數動
至破人產公痛懲其敝關說不行諸中貴伺公上疏
至殿庭環而諄語以百數公不應第命持一名刺詣
司禮諸閹悉鼠竄會科臣有附執政疏言相權漸輕
者公適在大司馬李公坐謂公曰此疏殆有微指李
公曰何謂也公曰是欲以追四明山陰責耳李公未
達明日臺省藉藉如公言李公謂公曰僕聞全疏數
過未喻公見疏首卽了了此其智奚翅三十里哉有
丞某具疏言天下事以時宰方唐楊綰宋文彥博公

謂其笑煢視聽屏去不奏會署務旁午於一切奏報
多所釐正梓爲書安甫故瘦削似不勝衣又重感時
事紛沓有遠引意遂乞差歸里於近市隙地構一小
樓爲避暑計亡何以疾卒平居無疾言遽色臨事不
以利害禍福動其心自髫年與伯兄貢元公季宜黃
令共朝夕驩甚及宦遊撫諸姪如已子處私室雖滯
暑不岸幘變童季女不入門食不兼味布衾裘葛不
敝極不更爲也嘗言仕宦須早爲歸休計卜地爲園
林鑿池養魚植花散步聊以頤性命攝身心何必車
生耳哉通籍至臚仕手不釋卷尤好爲詩歌不作近

人語而天奪之年弗竟其學所著有享帚言南遊草
悠然齋尺牘納言愚得周易注疏等書行於世生嘉
靖戊午卒萬曆庚戌年五十有三

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強珍傳

實錄

強珍滄州人字廷貴成化丙戌進上初知涇縣奏減賦額人爲立祠爲御史負氣敢言嘗按甘肅及江北諸府人凜然畏之按遼東會備闈汪直挑發債事時無敢論者珍獨上其罪下詔獄梃辱至詢戍遼東三年有旨復職致仕弘治初起爲山東按察司副使未幾爲大理少卿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坐言官論列召還改南京右通政以母老乞歸弘治十八年八月卒珍性強鯁政尚嚴刻所至有風采爲時所重

中憲大夫南京通政使司左通政湘陰夏公崇

文墓志銘

儲 巵

太師夏忠靖公有孫曰崇文字廷章仕至中憲大夫
通政使司右通政考諱瑄歷官太常寺少卿有大志
慨然自負不售知於人凡太師所以佐本朝者授諸
廷章語輒解悟蓋其父子自爲知己故廷章議論行
詛克肖其家 敬皇帝初臨朝羣臣爭上書言事進
上李文祥忤執政者謫成寧丞廷章適考績寓京師
拜疏言明詔首求言故忠義之士咸感激以進今文
祥以言獲譴彼一人奚足惜第恐人人以爲戒塞忠

諫路且新政抑何以示四方衆皆危之無何執政者
相繼罷去文祥仍改京秩繼又言慎終惟始宜選儒
臣日勤講讀祖宗謨訓宜書屏障觀覽宜召用大臣
如故事朝夕接見以議國政宜慎名器禁奇巧斥異
端裁冗費錄功臣後褒節義之臣皆今日所宜先者
尋又指大臣之邪正者乞進退之所謂正者前兵部
尚書王公竑暨給事中王公徽也弘治辛酉北虜跳
邊兵踰年不解廷章罹內難服已闕卧病家居泫然
曰吾世臣也豈以私戚而忘國家之憂疏十事入遞
上之親大臣舉賢才理財用任將帥修武備採羣策

明賞罰敷忠信廣仁思正士風其凡也覲縷蓋數千
言未報傳邊劇日甚復隳括前事力言之在太僕寺
丞有上言歲罷民間俵馬請徵價者廷章言祖宗藏
馬於民歲孳牧之以備調發慮蓋遠矣若槩徵價久
之種馬亦耗脫有警何從得馬乎言者計非便乙丑
五月 敬皇帝棄羣臣 上宅憂屬有星變卽奏言
敬天惟在思孝實罰用舍一守成法變異將自弭矣
是月虜寇宣府我師失利復惶遽極言備禦之策殷
勤鄭重若不測在旦夕者且曰此虜爲中國患史冊
所書痛不忍言矧星文示儆尤不可忽會詔諸司陳

利病馳上五事勤政學慎起居節冗費謹邊防公薦舉皆切務也廷章每建白輒傳以家世舊聞祖宗典故忠誠溢發其言明白痛快天子察其忠詔有司多議行之間有彊直語亦不以爲忤初以進士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進郎中在署久當轉官太宰耿文恪公語人曰夏崇文太師孫不宜補外乃薦陞通政使司左叅議轉太僕少卿始至今官以便母養官南京廿有五年得年五十有二正德丁卯三月庚戌以疾卒於織錦坊之私第廷章始以援今進士知名其後愈慷慨論天下事當世公卿奇其才率以公

輔望之數歷留都官寢顯矣使臻柄用恢張所蘊蓄
要其功當不止文字間覽其章奏可以悲其用世之
志矣

中憲大夫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南湖余公本墓

志銘

張邦奇

嘉靖己丑十二月十六日日將中矣南京右通政余公過予予迓之庭升階問友人汪汝成都憲沒也愀然動容焉坐定談汝成事秩秩不少亂已乃咨嗟悼惜殊不自堪忽暈眩喘急戴目垂手欲倒予驚泣叫呼不應手灌湯藥弗愈踰時氣漸微乃絕其子九疇輩奔至伏尸而哭乃以卧輿舁歸其第嗚呼痛哉公諱本字子華世居鄞城南臨月湖故號南湖余氏參知政事天錫之後公曾祖諱烟南安府同知生愷愷

生謙德卽公父也。容易慈孝鄉稱善人。以公貴封翰林院編修。階文林郎。母夏氏封孺人。愷以弟愷早卒。弗嗣。命文林公後之。公孝愛性生而英邁。連厲動師。聖賢娶未逾歲。遭母喪。終其制。不入私寢。今刑部左侍郎聞靜中先生時就讀其廬。卧起必偕。能悉其情。云始公少游府庠。斤斤自持。不少利觚角。每候謁上官。諸生多叢聚踞談。而公與聞汪二子恒斂襟獨坐。一日相就。問姓名。語合。遂爲契友焉。正德庚午。領鄉薦。辛未。廷對。擢進士第二。授翰林編修。明年念父老。無兄弟。疏乞歸省。時例京官省親離庭幃六載。乃許。

公未及再暮而特旨允歸又明年奉其親就養京邸
尋充經筵官時權奸迭興文事廢不用公慨然具疏
指切無所忌至再上不報乃疏乞補近地儒學官便
祿養當道難之乃請擢廣東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
至則毅然以釐俗作士爲己任秉公力勤務行厥志
然素性骯髒視卑賤咕囁之態不啻若臭穢行事一
不當於理卽義形於色或而折不少容用是與巡按
毛御史夙積不相能劾其不法數事而毛遂肆其莠
言以相詆誣詔各回籍聽助毛以京考落職而公適
懼外艱服闋當道令公赴選公不可嘉靖丁亥起復

山東按察司提學如故行事不改嶺南戊子秋試士
之中式經公所首選者幾半其年四月陞南京通政
司右通政凡文牒無細大一一訊辨擇可否罷行之
曰不爾則無以遏讒說詎殄行非朝廷設官意也官
字類圮會以時詘禁工役公乃計處工食若干佐以
俸餘費不涉公帑役不越輿隸而堂廡煥然嚴飭莊
固見者服其能焉今巡撫山西都御史王天宇先生
者公友也嘗曰吾每有舉措或沉吟未決思子華之
風卽沛然矣蓋公臨義必赴於得喪是非死生禍福
不一置於懷故能無所瞻顧若鷹搜湖越莫或牽掣

家居食貧稱貸無虛月親族有急輒傾囊濟之或爲
假貸而公自償焉從父兄某弟某皆早孤文林公撫
養如公比長室之且給之田若干畝公於書無所不
讀見古人奇偉事躍然期必爲之至奸臣傳其擊節
罵詈不釋口禮樂天文陰陽律呂皆研窮其數爲詩
文直寫己意不屑磨鍛崇華飾作世俗語而典雅
確實克禪世教其雄才大節使當大任當爲國家長
城太阿無疑而遽止於此知者惜之公生成化壬寅
月日得年四十有八

中順大夫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介立林公時

行狀

公諱時字懋易號曰介立山人姓林氏其先徽之休
寧人也大父曰志賢成化間以商家汝陽志賢配王
氏生松軒先生雲雲配沈氏生一子卽公公配毛氏
生二子宏密繼曹氏生一子寓側室苑氏生一子定
公旣貴松軒先生累封奉議大夫南京通政使司右
參議母沈氏累封宜人繼母潘氏封宜人毛氏封孀
人贈宜人曹氏封宜人公以弘治辛亥十二月十一
日生十三年癸卯入郡學庚午舉河南鄉試第二下

丑舉進士為翰林庶吉士己卯授檢討尋以內艱歸
壬午起復會修武廟實錄為纂修官癸未為會試
同考試官乙酉實錄成進編修為經筵官丁亥擢國
子監司業辛卯改南京通政使司右參議甲午擢右
通政乙未改提督膳黃會繼母喪歸遂卒是年十月
二十五日也壽才四十有五公幼奇疑穎悟絕人六
七齡讀書一日成誦弘治之己未也大父卒值家中
匱時甫九齡或日一食或竟日不食讀書不輟名翹
然起乃復益貧郡學生有倪子聰李于松熊子選者
約以文會互為食初松軒先生為里張氏塾師公亦

寓張氏既張氏子不學乃脫毛宜人簪珥僻巷僦草
屋三間居之屢空自得雖戚屬富者一介不以取也
後爲舉人則有郡守新城畢公昭問周之畢重公學
每夕必輕輿造訪至巷不容輿必跣就爲與論古今
常變經史信疑或以私託畢日絕不道及在館務學
益勤劬每讀書夜半爲文深思不苟蓋自少篤確不
嬉戲寡言笑至是德益成罔老梁文康嘗曰吾聞人
多矣館中惟君一人同考禮闈也闈卷精慎退卷復
冉三閱故最後得朱佐者會議大禮忤旨與同官俱
逮獄杖三十病踰月乃間武廟實錄且成惟迎立

今上等二事未決衆議紛然公奏記副總裁中峯
董公曰昨聞迎立一事或云由中或曰由內閣誅賊
彬或云由張永或云由楊廷和疑信之間漫然無據
史萬世是非之權衡固不可以偏重時竊意廷和以
忤旨罷歸永坐罪廢 今上方綜覈名實書進二事
必首登乙覽恐將以永真有功廷和真有罪不待左
右汲引排擯而君子小人進退之機决矣矧夫信以
傳信疑以傳疑史臣體也二者既未嘗親與其事可
信可疑宜嚴其有關於治忽者庸詎私一廷和哉幸
執事裁擇輕重之固是非之權衡也董公以白之總

裁爲湖費公可之書進 天子由是乃傾心任宰輔

而宦寺之權輕矣爲司業立十二會選博士堂官文
行授者六人分領之月終稽核親爲改正戊子舉鄉
試三十七人而元與亞胥此出每會講博士堂官呈
稿必痛改或不存一字集講章二百餘篇教勳戚定
國公而下二十二人授業日禮遇如書生體貌峻絕
坐亡所絀息者必斥勳戚至有縮頸流汗者曰西廡
宗師難親如此臨諸生務實守法不少假借以說人
誠闇者不得於私第約見終四年門亡班坐一跡諸
生中有悍惰久不至請託者一切繩以法曰朝廷法

非吾意也異日有持當路之親面抗者曰吾以司業
治監生非治當路也爾何抗痛責之已而閣老有遣
祭文廟者作詩得御和遂欲立石於廟司業曰不可
文廟具瞻之地一物不可損益況有聖製可輕舉邪
事遂寢及孔子祀典成有欲上表稱謝者司業曰吾
既不能正又從而謝之人其謂何事又寢亡何慎選
師儒之議起公上疏請休其畧曰臣職在佐祭酒提
調六堂比之各官不稱尤甚緣臣叨任前職已踰四
年當教典廢墜之餘不能振飭久媿素餐然猶可於
因陋就簡之中少致興滯補敝之力今 聖明銳意

修復先朝積分之法將使善者舉不能者知所勸賢者進不肖者亡所容臣雖至愚殊切願幸願嘗私念此法之行非公亡以服人非明亡以辨類非嚴亡以警惰非恕亡以悉情四者教之所由興也臣未能一焉誠難以表率人才作新善類乞勅吏部將臣罷歸田里選任才賢則道尊教成而真儒善治之功可計日收也 上下吏部覆奏獲升在京別用之命已乃改陞南京在南公事殊簡升堂後寂如也暇則取諸經傳閱之作文賦詩亡虛日嘗著介立子未就曾憂歸莫焉初奔喪急途中積熱十月疾作謂子宏等曰

吾所爲爾曹極知之能勉於爲善吾死亡恨矣天下
事平生儘有志卒不能一爲命也當復奈何越十二
日遂卒是日大風霾汝人聞者皆曰吾汝泰山頽矣
至有憤惋泣下者介立子剛方英敏人不能給亦不
敢干以私不善諛人亦不喜人諛賢直坦易亡隱曲
亡蓄宿人有過必面規之亡私詆險者必深絕之亡
所顧寡合自信在南嘗署篆工部又署太常光祿雖
權攝弊亦稍革光祿署丞數人深服之所至吏隸雖
不加以威亡不惴慄閒居亡惰容說則放歌獨酌疎
爽慷慨其襟度恢如也

南京右通政前禮科給事中會稽沈公東墓志

銘

張元忭

嗚呼自昔忠臣烈士感激於一時引領就斧鋸而不
避世尚以爲難至若以直諫幽囚十有八年既出而
辭榮忍凍餓以終其身如吾會稽沈公者古今有幾
哉公諱柬字宗安自稱梅岡子當 肅皇帝季年分
宜父子怙寵專政諸所進退一以賄入爲低昂公初
拜給事中每觸事憤愾將論列其罪狀語稍滿會總
兵周尚文卒請卹典嚴氏憾其素不附已報寢公抗
疏曰臣聞上有必行之賞斯下有必效之忠尚文忠

勇素著國之長城其死也邊人亡不灑淚者而身後之與格而不議其何以示勸夫當事之臣不能上體聖心任已意爲予奪臣竊悼之疏入嵩大恚條旨杖公闕下尋繫詔獄垂絕者三四恍惚見神人金甲頽然立於前呼先生者三徐曰少忍亡恙既數月而創始愈先是公配張孺人自會稽來念公未有子置妾潘與俱既至則公已下獄三日矣張孺人語潘曰吾忍死以視夫朝夕分也若艾年且未識夫而寧能共守乎潘涕泣誓以死待卒相與茹荼苦拮据女紅易升斗獄中橐餽賴以僅繼日惟兀坐玩周易著周

易通解及文言說內外本末稱名辨多與眇自得不
苟襲先儒齒頰發爲詩歌悲壯悽惋令讀者裂眦酸
鼻庚戌冬虜入犯闕京師戒嚴詔集廷臣策所以退
虜者國子司業趙公貞吉抗言於朝曰解沈束之囚
以求直言錄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將卽虜可不戰而
退亡何趙公竟斥去公在獄聞虜狀輒具疏請得精
騎五千往來督戰以外疑虜而內驚敵都城且度虜
飽而歸必道涿鹿出遵薊或衝突於宣大宜傳檄諸
路乘其惰歸設奇夾擊必大勝嵩見疏輒又斥去曰
囚安得上書其後餘姚趙公錦以御史上虞徐公學

西漢

詩以刑部主事會稽沈公鍊以錦衣經歷先後上書
 論嚴氏卒被逮謫以去時號越中四諫而嚴氏恨
 越人特甚會有構者謂錦衣與公本同宗疑有連於
 是益切齒欲甘心於公屬主者加械公手足公分且
 死誠家人庀後事張孺人徬徨縞衣袂具兩棺期俱
 死已而華亭徐少師聞之為中救得免然嚴氏日夜
 以蜚語中公浸惑 上聽壬戌嚴氏敗公繫獄既十
 有四年而公父邠州公年八十有七疾且革思一見
 公於是張孺人伏闕上疏請以身代繫令夫得一見
 父以瞑凡三上乃下部部議上不報然 上意稍稍

動矣當是時 上常居齋宮好鉤察外事卽獄中一

語動目錄以聞謂之監帖然守者或亡所得則姑塞
以謾語丙寅冬帖進云有鵠當沈東前噪不休東曰
豈有喜及罪人者耶蓋謾語而 上信之會何公以
尚疏救海公瑞忽有旨下何於獄而釋公公歸而邠
州公已不待矣乃踊而號曰痛乎生不救死不合吾
尚得爲人乎於是枕塊水伙佯狂自廢丁卯 莊皇
帝登極首錄諸諫者起公原官上疏乞補制尋遷都
給事中再遷南通政竟以疾辭自是獨掃一空左右
經史日夕研計其中所著有易圖洪範律呂諸說書

馬書
鶴帖

詩春秋周禮諸解及潮候集雜詩藁惜多逸者家故
貧僅有田十餘畝婦妾并日而食處之怡然有司勸
一望見顏色不可得也辛巳年六十有八微疾而逝
少時好讀蘇武傳每讀輒掩卷歎歎當食或廢箸由
今觀之蘇處北海十九年白首歸漢公繫獄十八年
亦白首歸田蘇之歸也以鴈書公之歸也以鵠帖皆
託之人而成於天事誠有不偶然者然蘇尚拜官而
公不拜蘇有子而公卒無子其節愈苦而數愈奇天
道其何如哉公之先本宋文肅公紳之裔世居會稽
之臯步里高祖潭以子性爲御史封御史曾祖恪祖

現並善書父儘倅袁守邠並有聲公生而警敏嗜學
其舉於鄉爲癸卯第一人甲辰成進士出理徽郡三
年而拜給事中禮科財三月而上書下獄矣其出獄
也潘猶一處女張孺人冀公有後日令潘進御而身
出汲入炊無難容父沒未幾而潘亦尋沒矣凡公之
勁節介行雖所自樹亦其婦妾能成之也山陰徐侯
貞明表其里曰一門風節太守蕭侯良幹請祀公於
學宮

南京通政司左叅議李文郁傳

實錄

南京通政司左叅議李文郁湖廣襄陽人由教官擢
通政司叅議永樂初陞戶部侍郎未幾坐事謫戍邊
東 仁宗皇帝卽位召至復爲叅議文郁性介直謹
持守久處患難不移其志宣德七年五月以年老自
陳遂命致事

南京通政司左叅議張公詡傳 黃佐

張詡字廷實少負經濟力行好古不爲口耳之學莆田彭韶見其少作詩美之曰嶺海孤鳳也成化甲辰登進士疏乞養病歸總督兩廣都御史屠濬俾有司促之仕遂北上授戶部主事尋丁艱歸隱居二十餘年弘治辛酉巡按御史費鎧疏詡學問優長操履端慎杜門高尚不干時事部書下有司速駕詡以疾辭不起正德初御史程村上爰前後疏詡少從陳獻章講學祖濂洛正派爲嶺南學者所宗師友淵源踐履純篤閉門養疴讀書求志可大用部書再下詡復辭

如前繼而吏部以詔敦龐博雅綽有古風恬靜清修
欲忘世系薦不報壬申巡按御史周謨疏詔議論明
正事體疏通言不忘道志不忘君癸酉御史高公韶
疏謂學有體用不爲一偏之行以聞有旨起用之甲
戌拜南京通政司左叅議檄下趣上道先具疏辭遂
抱疾赴南畿謂孝陵而歸抵家不聞旬卒年六十詔
嘗贊白沙遺像有曰嗚呼噫嘻大道堂堂其顯也鏡
中鼻現其隱也海底金藏蓋其所見類如此

南京通政司叅議朱公廷益傳 郭正域

朱公廷益字洪虞別號虞巖先世婺源徙武塘曾祖
鳳祖賢父建侯三世廣文母張孺人以嘉靖丙午生
公幼慧攻苦習勤篝燈於帷伺父母寢熟擁被起讀
十四補諸生有聲慨然曰古人以秀才任天下豈其
時乎祖象齋公喜曰是兒非常未氏其與乎庚午舉
於鄉不游半醕不鮮僕從諷書闕若丁丑登進士令
漳浦下車問民疾苦謝絕饋遺歲不登捐俸灌粟使
既郊垌手調粥糜全活無算凡城壘之坐圯者濶路
之壞隘者煥然拓新時朝政刻覈草疏千餘言且上

大宗伯林公阻之曰其然勿撼二尊人乎瞿然謝之
乃已屆試期以短喪策諸生邑諸生莫不色動亡何
以救荒論列得旨降級怡然而行父老攀號踰五百
里建祠羅山歸家研精理學將終身焉癸未謫判連
州隨令嘉定饑疫相仍百計勤恤邑苦漕兌懇言於
大司農得改輸又疲於征布控於監司少寬其期凡
涪川源墾蕪田稽賦籍覈納田功倍於漳三載不通
家問丙戌擔簦跨蹇上都門槩無所修贄治行第一
且注銓曹依依二親不能止請南遂以南儀部行過
嘉定邑人餞旃植爲象而祝之大宗伯徐公學謨列

其政於道左邑人又祀之婁塘在儀部時聞易教菴
言故事禮曹郎宴享費出諸伶悉屏去之移南選司
主事革吏椽納班銀遷考功郎請託不行少宰海公
瑞曰朱君嶷嶷中流之砥柱乎下交爲同志友巳丑
奉勅提督江西學政訪先賢陸象山徐孺子謝枋得
羅文貞楊文恪及死事忠臣鄒瑾魏冕後裔優錄之
復訪布衣章漢黃托躬詣其廬幣聘主白鹿洞凡二
載棧士環十三郡者再一日臨建武益王餽古琴受
而檄於學官以備羽籥翌日以妃弟請不應諸豪貴
人不敢干人服其公嚴辛卯擢南光祿寺少卿汰冗

食涓祀品便糧役亡何

上特用爲南大理丞每刺

獄殫精竭思僚友憂其羸弱以爲言嘆曰問學之功
祇在人爭天行健不行息矣癸巳歲都御史李公世
達侍郎趙公用賢相繼去上疏言老成當惜不報冬
以憂歸哀毀骨立冒絮衝寒以卜窆窆戊戌奉母北
行至丹陽以病請季秋起南通政叅議明年之任公
署司事每黎明問訊兩造時瑞使橫行多所株連江
湖道梗上疏言小人蠱惑萬乘騷動畿輔不報明年
修通政司志成庚子春推提督四夷館太常少卿命
未下仲秋患痢十餘日卒先是夢天樂盈空乘雲霧

而上復見巨星如斗嗚呼豈其乘箕尾爲列宿聆鈞
天遊帝所乎卒之日鄉人檢其遺囊僅得餐錢數銖
暨一莛耳嗚呼世有官爲大夫列仕版二十餘年而
貧如此者乎公天性至孝甘毳先奉二親出入請命
祭祀躬自涓滌一稟於古待宗黨友朋多所賑貸食
無兼味衣無重纊人有所請曰某不敢以子弟干人
可爲他人請謁乎祖父遺田不增一畦凡片長一節
之士虛心引瀉不令人知不受人報曰行一善易若
成一人所著有語錄幾卷詩百餘首名曰清白遺稿
言志也邑令鄭公聞於學使者祠之鄉賢公自丙午

迄庚子年五十五歲子衷純

論曰賢士大夫無不飾簞簋而或不信於人或小推而大覆或陽吐而陰茹朱公之貧真貧也批鱗君子筮仕而侃侃末路而墨墨豈其殊操後乃金注矣朱君靜而正之嚴而翹之白首如一遇事風生綽有條理聽者悚動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訕於富貴天假之年矯矯錚錚古之遺直乎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七終